



^ 18  
2310  
3



18  
2310  
3

40.3.15 (西)

左海詩藪三



本朝

太祖大王

在潛邸有僧踵門獻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境之句

蓋太祖誕於乙亥歲有威化島四軍先是童謠有李元帥放洛黔蒼木子得國之詩

凡帝王文章氣像必有大異於人者宋太祖微時醉卧田間覺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我太祖潛邸時登白雲峰詩引手攀蘿上碧峰一庵高卧白雲中若將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語形容

按明太祖咏雪詩曰臘前三白浩無涯知是天公

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來槎我  
太祖詠雪詩曰上帝前宵御紫宮四溟鞭策起羣龍  
應憐白屋寒無食遍灑瓊糜滿海東古人謂明  
太祖詩有一統洪基之氣像余觀我太祖詩有濟  
活羣生之大意帝王規模度量信乎同一揆也  
太祖時僧無學居於安邊劍峯山下土窟中太祖  
問曰夢入破屋中負三椽而出此何祥也無學賀曰  
負三椽者王字也又問夢花落鏡墜此何祥也無  
學即曰花飛終有實鏡落豈無聲太祖大喜即其  
地創寺名以釋王舊有太祖親筆而失於兵火僧

休靜作山水記

辛禍庚申我太祖大破倭賊于雲峯斬其將阿只  
拔都凱旋韓山君李穡作詩賀曰掃賊真將杜朽同  
三韓喜氣屬諸公忠懸白日天叔霧威振青丘海不  
風出牧華筵歌武烈凌煙高閣函英雄痛餘不得容  
郊迓坐咏新詩誦雋功三司左尹金九容詩曰賊鋒  
摧挫與雷同節制無非自我公瑞霧愆口消毒霧霜  
風烈口助威風島夷陸膽軍容盛隣境寒心士氣雄  
滿國水冠爭拜賀三韓萬世太平功成均祭酒權近  
詩曰三千心與德皆同師律如今畫在公許國忠誠

明貫日摧鋒勇烈凜生風彤弓赫口恩榮重白羽巍  
巍氣勢雄一自凱旋 宗社定須知馬上有奇功

太祖即祚後改 御諱使鄭道傳撰表德以進道傳  
以君晉為猷其說曰從一從日出之始也晉明升之  
義天日之非其明廣照而陰翳消釋万象昭然此  
人君初政之清明而群邪屏息万法供新也天日  
既升其明漸進人君始自  
既升其明漸進人君始自

鄭道傳

奉化人字宗之号三峯尚書云敬之于於  
監朝登第辛禍初以事流會津後結庐三  
角山下學者多從之贊我  
太祖功封奉化伯芳藩乱誅

長湍渡兩岸青石壁立數十里望之如画世傳麗太  
祖遊幸之所民間尚傳其歌曲恭愍王庚午遊此命  
大將軍李紀率工人乘船中流奏效樂王樂之鄭道

傳詩秋水澄心碧似天君王暇日御樓船篙師莫唱  
長湍曲此是朝鮮第二年李崇仁詩江遠練一匹岩  
高鐵十尋旌旗仗雨歌吹樂觀深畏景明中谷幽  
花翳茂林古來崇儉德朽索戎余臨又有林春詩長  
湍風急浪如山欲借孤舟上瀨難十二時回朝霞暮  
人間何日少波瀾李穡詩長湍石壁翠屏橫躑躅花  
開錦繡明暫借商艎順流下一時清景儘難名  
道傳嘗從我 太祖至東北面見驛令明肅卒伍整  
齊進而密言曰美哉此軍何事不可濟 太祖曰何  
謂也道傳謬言曰擊倭東南方耳營前有老松道傳

請留詩其上白而書之曰蒼茫歲月一株松生長青  
山幾萬重好在他年相見否人間俯仰便陳蹤蓋知  
天命所在而趨之也

壽寧宮詩夫蘇南畔壽寧宮碧瓦朱甍結構雄聖主  
當陽臨殿上詞臣趁曉入庭中文章煥爛臨朝命理  
道從容奏綏聰亦許腐仗泰法徒莫言鉛槧竟無功  
我太祖移都漢陽置酒新宮涼廳宴羣臣道傳賦詩  
以獻云禁苑春深花正繁為招耆舊置金樽天工忽  
放知時雨更覺渾身雨露恩我太祖令人歌文德  
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舞道傳即起舞遂

俞賜龜甲裘徹夜歡甚衣以貂鼠皮裁之黑白相間

為之其文猶龜甲然故名之太祖初道傳其趙仁沃

還至平壤三人泛舟大同江道傳賦江之水詞以自  
見其意仁沃援筆書跋辭世典應道傳大加稱歎

權近安東人字丁遠初名晉政丞傳之曾孫号陽  
村少好學文章為時冠官至贊成事誣文忠

所著有入學圖說五行  
淺見錄又有集行

詠東陽酒云滿壺仙醴歸東陽芬郁醺人自異常湛

湛春空疑桂影盈盈晚露泥蘭香又咏豆腐云碾破

黃雲雲水流揚湯沸鼎火初收起脂濯人陶盆面截

截紛紛滿案頭

公病聾 上遣醫救治無效遂著耳聾詩年將耳順

反成聾似聽蛙鳴滿太空人語只者唇自動客未堪  
恨意難道不知臧否唯開笑欲下聲音未有功

占春日即事云春風忽報近清明細雨霏霏晚未晴  
屋角杏花開欲遍數枝含露向人傾三峯批語秦造  
化

益齋詩云脫却春衣掛一肩呼朋友入菜花田東馳  
西走追蝴蝶昨日嬉遊尚宛然陽村見蝶詩用之云  
肩上掛衣難再得老衰寧免為傷情牧隱云擁飯南  
牕志氣昏黑甜鄉裏一乾坤快哉紅柿如飛將破陣  
能令萬馬奔陽村柿詩用之云牧翁解道如飛將破

### 陣功高亘古今

西京人編葦作扇有詩云葦葦編為扇駘蝨不可無  
織文猶織素露節且庶隔披拂清風起操持直病扶  
庾塵猶可障憐汝在西都

柳於子夢寅少時遇詩人鄭之升于外舅申家問之  
曰鄭士龍遊金剛山無佳作獨一小詩絕句為絕唱  
信乎之升曰古人賦楓嶽無有傲象楓嶽之面目者  
至如湖陰萬二千峰領畧歸作信是佳句但此詩雖  
於香林淨土賦之亦可香林淨土兩京山俗刹也獨  
權陽村詩二句削出亭二千萬峰海雲開盡玉芙蓉

此則善形容金剛面目者今而思之真所謂可與論詩者也

以賀正表箋有戲侮字帝徵換表人公入朝帝禮待之又使命題賦詩親製御詩三篇以賜之合而編之曰應製詩高皇帝御製鴨綠江詩去鴨綠江清累古封疆無詐息樂時雍通逃不納千年祚禮意咸須百世功漢伐可稽明載丹遠征頂考照遺蹤情懷造到天心處水勢無波成不攻又高麗古京詩去遷遺井邑市荒涼茶盃時過客傷園苑有花蜂釀蜜殿臺無主兔為卿行高枉道徒新郭坐賈移居慕舊坊

此是昔時王氏業檀君逃久幾更張又使經遠左詩

云入境開耕滿野謳罷兵釋種幾經秋樓懸邊鐸生

銅綠堠集烟新化土丘驛吏喜迎安遠至駟夫忻送穩

長遊際天極地中華累未忝盈疇歲二收是時圓庵雨軒兩備

應製鴨綠江圖庵云寒江一泓水溶一鴨綠微茫晚風源白水來深渺勢分滄海接鴻濛分流賦賦民

情悅利涉舟航客路通聖主恩波隨處洽普天幸土

入提封雨軒云鴨綠秋波徹底清滄不盡古今清

降猶終見來平壤受饋徒聞等小咸曉渡發紅霜氣

白晴川飲馬虫花明誰言此水為天塹鯨海無過亦

已平高麗古京圓庵云神嵩處古宮廷景物悽涼

息惘坐滿目江山雲漢一我家城郭州羊一秋風鳥

噪類垣樹夜雨蛙鳴序井泉矯首中天紅日近清光

人廷三京白日來孤兔五奇春醉管絃木落神嵩

寒雨泣州溪名苑晚生烟聖朝寬宥思如海效動東

夷幸得全使往遼左圓庵云驛使翻一羽輕駟車  
遠過白岩城地寒頻望春先到天朗新瞻日倍明飲  
馬長河閑戎卒放牛原野事農耕皇威遠振鯨波息  
千里邊陲樂太平兩軒云請屬玄菟款聖朝使未頻  
涉馬岩遙海東駁駟秋故漢果下群群曉渡遠一統  
山河開宇宙萬年日月麗雲霄近夷世々修輸貢長  
沐天家雨露饒

又命題使公賦進其王京作古曰王氏作東藩維持  
五百年衰微終失道興廢實開天睇快城猶是繁羣  
國已遷我來增歎息喬木帶寒烟其李氏異居詩  
曰東國方多難吾王功乃成撫民修惠政事大盡忠  
誠錫號承天寵遷居作邑城願言修職貢萬世奉  
皇明其出使詩云出使承嚴命辭親作遠遊載馳為

告瘁靡盬每懷憂蕩々天門闕行人驛路悠願陳忠  
款志萬一達宸旒其奉朝鮮命至京詩曰聖主龍興  
撫萬方遠人來貢有楫航鬱葱佳氣皇居壯煥赤文  
章帝業昌曉霧收開仙仗日天風吹送御爐香小臣  
獲被恩榮渥入侍丹墀近耿先其道經西京詩曰不  
載箕封枕海門八條遺俗至今存我々遠苗園平野  
衮々長江繞古村萬里梯航常入貢三韓疆域永為  
藩慤懃為與居民說得遂生人是聖恩  
又命題聽高歌於來賓來賓樓名也詩云萬國來賓  
會玉京高樓為內路倚營酒醺和氣淪肌骨歌咽清



聲感性情風動環珮珠玉碎香飄舞袖綺羅輕遠人

遊賞知多小爭似微臣此日榮老評金乙玄謂公之

未賓樓者陽村詩掛板禮部尚書李原明跋云

帝覽詩每稱老實賜衣其宴仍許遊規使赴文淵閣

公得與劉許諸公周旋每稱道我太祖回軍之義

事大之誠

太宗皇帝即位都御史俞士吉內史溫不花等到江

問公及上宴慰公行酒使臣皆起上曰何起為

士吉曰何敢侮斯文老成君子哉不花曰高皇之

所致敬者也安敢忽之前後華使之行多以詩文張

大其事淮南陸顯字伯瞻詩

云開說規先侍禁圍朝天上沐恩輝高皇眷愛

親顯字中使傳宣持賜衣云云審易祝孟獻詩云憶

昔棉航趁上國應對敬捷如流泉先帝眷顧甚優

渥命題凡咏詩聯篇宸翰分光恩寵異子孫永寶

宜十年云云遊西張寧詩斥東國臣心拜契數語

什襲矢弗護邦王永為好歷年亦已久風雅日臻妙

云云

鄭三峯李陶隱與公相共論平生樂處公曰白雲滿

庭紅日照窓燠室溫埃圍屏擁爐手執一卷書大卧

其中美人刺繡時復停鍼燒栗啖之此足樂也鄭李

大笑曰子之樂亦足起予也

趙浚字子明号松壺平壤人佐我太祖

為開國功臣官至領議政謚文忠

清川江詩曰薩水湯人漾碧虛隋兵百萬化為魚至

今留得漁樵話未滿征夫一笑餘天使祝盃飲次之  
曰隋兵再舉豈成虛此地茂為酒輟魚不見當時李  
唐薛直揮旌節到扶餘

國初梨園妓雲梅善唱歌詞趙文忠初入相諸國老  
設讌西郊以賀酒未半命召文忠赴闕諸國老共進  
一爵令梅唱樂詞乃唱西園未罷看花會又被宣拖  
宴上陽之詞座嘉歎

公出按江原道威惠並行至旌善郡有詩云溪山初  
雪少人行乘輿高吟到鳳城水邊雷轟衝地入峰層  
屏東半天橫引杯看劍寬吾志攬轡觀風檢俗情滌

蕩東溟知有日居民拭目待澄清識者知其有大志

成石磷

字子修號獨谷昌寧人恭隱時登第入我  
朝官至領政昌寧府院君謚文景也

獨谷出按關西眷定州妓入州留數日將出有兩徵  
心欲留為明邑宰曰恐有兩候何如邑宰故若不解  
公意乃曰今日當不雨公不獲已發向嘉山中路雨  
作賦詩去却恨雨師無老手嘉平館外濕征衣

趙文忠浚遯座主李文靖公開宴簪纓滿座時方小  
雨桃花亂落公先成賀詩一絕去得士方知座主賢  
待中獻壽侍中前天教好雨留住客風送飛花落舞  
筵滿座却筆公之父昌寧府院君汝完盛怒曰文章

當自損示屈於人誇才眩能取禍之道也獨谷悔謝  
獨谷得菴菴艸送呈騎牛子李行戲書一絕曰世傳  
東國艸菴菴補益房中最有功老子自知無所用顯  
封寄與謫公翁菴菴主治男子絕陽故去

獨谷訪騎牛子李行不遇題于門扇德彞不見太平  
年八十逢春更敬天桃李滿城香雨過謫仙何處酒

家眠詞語豪宕俊逸

李行字周道号騎牛子每月夜携酒騎牛遊於山水間常曰凡

寓目於物者疾則粗遊則畫得其妙馬疾而牛遲騎牛欲其遲也從牛所如隨意有酌

麗李倭寇昇平府主將楊白淵失律坐死幕僚成石磷  
亦連坐唐城曰石磷律應不坐都統崔瑩必欲置死

地城憤然曰都統先律文乎律文先都統乎以已意  
輕重律文律文如何崔瑩從其議免死後城卒石磷  
為詩哭之曰都統律文先後語生當欲報死難忘  
晚年致仕懸車以幅巾藜杖散步逍遙或陟山河或  
尋梅採菊寫為燕坐散步二圖以示起居無時惟適  
所安之意歟梅堂有散步圖記

金剛山凡一萬二千峰獨谷詩云一萬二千峰高低  
自不同君看日輪上高處最先紅

寄右隱一聯曰細君洗盃開新醞稚子挑燈讀古詩  
公筆法縝密八十書健元陵碑筆力不衰

獨谷成文景公愛淮陽妓月織人嘗判開城府一日  
忽起訪織口之興移病直抵淮陽郡淮陽太守某獨  
谷同年友也行到金化縣報先聲太守方與織口私  
為聞柿谷來携織往長楊屬縣避之獨谷至則既不  
見邑宰又不見情人空館寥寂長夜復漫情不自聊  
題一絕云龍鍾嗜酒判開城柿對孤燈白髮明早識  
主人嫌宿客莫教郵吏報先拜比曉促駕而還郵吏  
語曰令公何倏來忽返若是獨谷曰我愛織人乘輿  
而來不見織人興盡而返郵吏白自古未聞席前乞  
肉者也獨谷大笑嘗見東人詩話諸相春遊獨谷占

一白日眠牛隴上艸初綠久未屬對朴生致安即唱  
曰啼鳥枝頭花正紅滿座却筆獨谷深如歎賞而朴  
生竟未沾一命坎軻以死人皆為獨谷惜之

鄭摠

字曼碩号復齋高麗辛禍時登第恭本朝開國  
勳封西原君洪武丙子被留於大明卒謚文隱

除夜詩云駢儺處人鼓如雷春色遙隨斗柄回桃盡  
寒燈題帖子瞻瓶相對一枝梅

壽寧宮李詹詩此宮云是古難宮盛代經營十倍雄  
得位龍飛九天上海書鳳降五雲中托孤聖訓啟元  
老感德民心屬重聽金馬門前方待詔不須投筆立  
邊功鄭道傳詩夫蘇南畔壽寧宮碧瓦朱甍結構確

聖主當陽臨殿上詞臣趁曉入庭中文章煥燦臨朝  
命理道從容奉纘聰亦許腐仗叅法從莫言銘槩竟  
無功闕子復詩鵠嶺祥先統藻宮衣冠盡是一時雄  
已聞渤海波初靜更觀桑墟日再中旣振儒風開聖  
學休教竺法曠神聰况當出納吾王命須辨三韓絕  
世功鄭揔詩鳥革翬飛布政宮銜金鳴玉盡才雄御  
爐香爇風吹下仙仗陰移日再中麻庙嘉猷頻入告  
經筵聽德實惟聰下清上達無沉滯只是龍喉出納  
功

朴宜中

字子厓号貞齋密陽人高麗恭愍時壯元  
官至大提學太宗朝拜叅贊

次金若齋九容韵曰杜門終不接庸流只許青山入  
我樓樂便吟哦慵便睡更無閑事到心頭信乎閑思  
可掬

金普

号竹岡金海人壽春君之子登第一時名流  
作詩以賀此四絕皆杏村親筆也

檜山黄石奇詩云放榜西原十月春萬人爭看少年  
身嚴君不但偏深喜喜在高堂斷織親完山柳仁兩  
詩頭上官花律外春馬前獲盞影中身萬人爭指千  
金子喜淚如泉是父親杏村李岳詩滿門桃李自成  
春却怪儒官例誤身十載讀書非好事匡深補國孝  
慈親竹岡詩高明瑞氣擁青春金榜科名得意身誰識

蟾宮攀桂分彩不堂上戲復親

閔子復

阿每國獻褶扇函梅竹奇玩可愛一代詞臣相與唱  
酬權陽村詩云遠人輸異物明主御新宮異貺領天  
上微涼出掌中文橫梅竹淨輝映水雲通欲識宸心  
在須揚北閣風鄭道傳詩扇從東海至萬里過龍宮  
雲淡波光外梅橫竹葉中君臣心自契遠邇道還通  
飲內蓬萊去飄然御好風鄭揔詩相扇從桑域顯封  
入葉宮寵領恩自內條及信由中雲艷寒光射霜枝  
冷候通匪徒昭德致欲使贊薰風閔子復詩貢脩阿

每國來獻紫宸宮寵異銀臺上涼分香案中烟波孰  
云隔木道自今通陽其有潑意有他家國風

李唐

字少叔号瘦梅堂洪州人洪武中  
壯元入本朝官至知政政府事謚文安

晉陽亂後謁聖題一絕去厯字丹書一炬以頑童出  
解護文坊十年海嶠風塵裡猶整衣冠謁素王

潮信堂記曰禿山村墅甚隘陋余於永樂甲申謫居  
于此見海潮之往來堂下者能不失其信余則少無  
宗學不誠乎身而不取信乎友此所以致訟而見斥  
者曾不以是怨天而尤人也其以是扁吾堂欲其銘  
吾心耳

獲梅堂謫仙吟與李教授別曰太白飄然謫夜郎長  
安故人消息絕梨園不奏清平詞沉香百花香色歇  
知音獨有卮堂杜夢中見之夢中別惺所批曰恍惚  
正似鬼語風吹羽翼天網恢錦袍坐弄水底月就中  
俯仰度春秋蘆花柳絮白如雪濯纓歌罷好歸來江  
湖風波不堪說讀之冷然

朴嘗

字仰止号釣隱羅州人謚平度官左相相太宗

公年三十三按郎嶺東次外祖稼亭李公鏡浦臺韵  
曰登臨時復望開城誰料悠悠謫宦情葵藿有時知  
向背乾坤無計報生成雨晴山腹斜陽照風定湖心

小艇行頗得稼亭詩句在兒孫到處碧紗明

自王氏朝錦州僧弄曲瓢為歌以惑民公嚴斥之詩  
曰浮屠掉長舌惑世復誣民天下入禽獸其害大無  
倫三韓有君子高卧桐軒春誨我孔孟道吾能惡不  
人妖歌亂我耳怒極淚沾巾手破曲瓢戲投之於廁  
塵

李牧隱樞送朴甥嘗讀書鄉寺云吾甥似獐角乃父  
亞龍頭輕世遂填壑傳家如綴旒寂寥山寺夜漂渺  
海門秋好學繼先志他年當出遊朴甥下學來見喜  
而知之詩云課罷童蒙學啟來喜氣濃能言非舊日

永感又春風且置成人禮頌基作聖功舅甥忠告處  
頭上有蒼穹

河演

号敬齋字淵亮晉州人  
几杖致仕謚文孝公

太宗朝拜領相

公為詩奇僻近古筆法道勁得體在春坊作詩阿浩  
亭畚歎曰河文學作而河文學寫亦一人間寶玩也  
敬齋有二親年俱八十作具慶堂歲時佳節必奉觴  
稱壽縉紳榮之至為歌咏其事親設堂額改以永慕  
耶蓋茅茨歲加修葺子弟請易以瓦公歎曰先人舊  
居豈可改也亦足以使吾後世法先人之儉也  
公嘗按嶺南人政丞智時為吏使公甚咒重不以僚

佐待之行至晉州公歎山川雲物之勝南改容曰山  
川雖勝品官可惡蓋譏公本晉人之寒微也公大笑  
人服其雅量後與南同升諸公

公平生不務家產不畜聲色雞鳴而起正衣冠白闕  
而坐燕居常着烏紗帽去軟脚焚香正坐終日吟哦  
人有求詩輒援筆書之詩思筆力老而尤絕  
贈人詩云連珠圭璧照淵源奕葉芝蘭委世門自是  
傳承能樹德栽培妙理豈偏恩 贈副提學辛碩祖  
所傳犀帶弁詩云衣鉢相傳舊有文梅堂知我人知  
君古今傳授情何異身世存亡事各分此日龍墀同



雨露他時鵬路際風雲儒林慶業真難致一百英才  
獨出群

公挽趙三宰日中外聲名副衆心始終賢德拔儒林  
一誠姻福休陽燠十分澄清古井深却愧此身亨運  
迨遂令吾子禍災侵殘星落月城西曉謾向悲風淚  
滿襟代趙為史判故三四聯及之

又挽金提學日莊敬由真率清修出本然曾期黃閣  
老遷作玉樓仙落日城東曉故雲嶺外天悲情為此  
道友分豈多年

挽黃宰相日忠孝期無盡規模欲不差少蒙淚雨露

豈憇蕭索麻寂寞重泉夜芳菲一樹花賦故丹旆遠

懷德自雲斜

南在 号龟亭

時有翰林曝曬之行中樞贈詩曰韞積懷奇十載餘  
今逢善價一沽諸承綸又向中原去曝曬東韓太史  
書樞官至工曹左叅判工艸隸善作大字世宗命補  
雲庵書兵衛杰三字至今板刊行于世龟亭紀贈曰  
鵬擊青雲萬里餘翰林豪氣孰有諸月峰如得新詩  
句莫惜松窓咫尺書

金泮

字詞源号松亭受業於陽村精於經書在國  
子四十年教誨不倦江西人

嘗奉使朝京有求顯魚龍簇子者顯云誰函輕箱幅  
風雷雲霧濛錦鱗翻碧海神物上青空潛見形雖異  
飛騰志則同若為燒浙尾攀附在天龍中朝人目為  
燒浙尾先生

李居易

字樂天号清虛壹佐

命定社司臣

公既拜左政丞兄清州伯居仁率其宗戚設筵以賀  
酒酣唱一句云三父子皆官一品公對曰二兄弟受  
祿千鍾清州又足其下云清平上黨皆侯伯始祖國  
公孫侍中上黨國公之家嗣仔出 太上女慶慎宮  
主清平即第四郎伯剛出 太宗女貞慎宮主始祖

李公昇相仁王教王為國公故云

金鉤

字直之慶州人官至判中樞  
謚文長

崔德之口南婦也文節公宣城金淡詩出處已曾関  
世教湖山今復作神公一杯江上休嫌醉明日相思  
各悵然文憲公領相尹子雲詩翻然就台謁新君却  
憶山中有白雲出處如公古亦少幾人乾沒自云云  
大司成利川徐岡詩車蓋傾城閣似雲都門東出餞  
疏君士林新樣開圖畫留取群名簡策存觀察使全  
城李孝長詩聖主留賢宸眷重萬人守義退休堅別  
依江上孤樽盡飲興湖南萬里烟咸京韓瑞鳳詩乞

退休官出玉京冰霜雅操子房行想應存養無餘事  
回首時瞻白日明咸安尹起畝詩雲出無心鳥倦還  
行休真不負儒冠白駒高逝人如玉為報時人洗眼  
者一善金之慶詩就名惟期謁聖明啟官非是慕虛  
名誰知閑卧高樓處自在逍遙養性情寧城幸永孫  
詩先生還向故山眉高卧樓中日正遲車馬不喧門  
巷靜何人是人與非人月城金鈎詩先生謝笏賦啟  
歎興在溪山樂有餘今日乞骸疏傳節高名千載孰  
能如

姜淮伯

字伯夫号通亭晋州人辛禡初登第  
入本朝為東北面都巡問

牧隱天壽郎入朝大明殿詩云大闢明堂曉色寒旌  
旗高拂玉闌干雲開宝座聞天語春滿金卮奉聖歡  
六合一家堯日月三呼萬世深衣冠不知身世今安  
在疑是清冥控紫霄通亭赴南京賦早朝奉天殿詩  
云御溝楊柳正依人月上觚稜玉漏遲瓊珮丁當鶴  
鷺集羽林磨夏席貢馳螭頭忽暗香烟動鳳尾徐開  
彩仗移稽首紅雲瞻甬楹日光先照萬年枝宣德年  
間牧隱之孫李文烈公季甸赴燕京朝罷出掖主客  
郎中請賦早朝詩文烈著書牧隱詩示之主客大加  
稱賞後通亭之孫姜文景公孟卿將赴燕京文烈戲

曰奈如華士試文何文景應拜曰吾家亦有通亭集  
滿座絕倒

公少時讀書于智異山浙俗寺種梅一株於庭仍題  
詩曰一氣循環往復來天心可見臘前梅直將殷鼎  
調羹宗謾凶山中落又開至今傳為政堂梅曹南溟  
有詩古寺破僧羸山石古先王自是未堪家化工定  
誤寒梅事昨日開花今日花蓋譏其失節也

溧陽盤松亭枝柯輪菌可蔭數十步世傳麗王向南  
京避雨於此古通亭有詩古蒼松蒼松生道左數箇  
連蔭德有隣細枝連揚張翠帷遮漸白日相依因人

言遠古無何時君王避雨如羸秦曰封此樹為將軍  
守者代捧靈主仁

李稷

字虞廷号亨齋里山人辛禡時十六  
登第入本朝佐命官右議政謚文景

病松詩云百尺蒼髯叟曾經幾靈霜風枝元偃起雲  
葉半凋傷誰識寒歲翠及同秋叶黃猶餘直幹在亦  
足棟明堂惺所詩話曰觀此可卜其終任端揆

太宗大王

獻大明永樂皇帝詩古紫鳳含書下九霄遐陬喜氣  
動民謠久潛龍虎拜相應未戮鯨鯢氣尚驕萬里江  
山啟正統百年人物見清朝天教老眼觀新化白髮

那堪不肯饒

贈天使陸顯詩曰春來艸木正芳鮮萬里駟馳賦獨  
賢誕播 聖恩賤海國還持使節上青天相逢數日  
欣傾盞可恨今朝故別筵珍重贈言須記取幸頒綸  
命更來傳事大之誠溢於辭表

咏團扇詩曰風榻倚時思朗月月軒吟處想清風自  
從削竹成圓扇朗月清風在手中

恭靖大王宮宦官二月暮入園中於積菊傍拾桃子  
視之桃面大紅真九十月間霜桃也破積菊得數百  
箇進于 王口大喜即薦于文昭殿又送于 太宗

昉曰得公桃敢獻左右 太宗得桃大喜即幸 上  
王宮威仙桃置樽所共玩設大宴終夕極歡而罷及  
秋其桃方肥 上王命積菊其下至明年又啓之桃  
皆腐傷終不如其桃之肥美然自是法樂有獻仙桃  
之曲蓋由於此也

大明太祖高皇帝怒本國表辭倨傲諭送親男 太  
祖謂 太宗曰非汝莫能詳對 太宗將行贊成成  
石磷作詩送行曰知子知臣睿鑑明畏天誠意為生  
成皆言萬世朝鮮慶在此炎霖跋涉行上國士人見  
太宗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及至京師 皇帝引見

再三 太宗敷奏甚明 皇帝優禮遣還

朴晉 國初中進士仕內侍出幸清道

公家在完山年六旬憫親老棄官故侍奉養至萬其  
親有疾將殆賦詩以示曰八十年當卧蟻床六旬孝  
子葉先嘗死生存命終難避近汝慈墳立壽堂明日  
遂終公廬墓三年觀察使嘉其孝行旌表門閭錫臣  
校書郎崔直之乃分韻求諸縉紳之作以耀其外王  
父之潛德及渭陽之誠孝

柳斗明

洪武庚申中國試不數年捷  
大科登顯仕

公親老故侍于南原 太宗初以司憲侍史被徵如

京其大人典書公以詩送之曰送老幽居閑白日朝  
天故路接青雲一身忠孝難全致彈畫孤誠輔聖君  
斗明坐埴即日論劾長官忤旨出為密陽府使縉紳  
皆惜其去分其大人詩為韻以臚其行

尹紹宗

茂松人字區叔号桐亭栗亭之孫恭愍朝  
擢憲科恭讓時拜禮儀判書以事放于錦州入  
本朝為修文館大  
提學有集行于世

公九歲有異質霍斯立見而奇之曰神童為作神駒  
行贈之飛黃驥子生有種作駒權奇志千里  
為正言州疏請黜倖臣金興慶斬寵宦廣大同舍希  
興慶旨以事劾之使不得上疏公作詩書懷云孤臣

野服謁平門玉色温人授正言云云未封社稷安危  
計大負君王眷拔恩千載不欺皇上帝陳湯劄向二  
忠魂按漢書王鳳以陳湯為從事凡事皆決於湯劉  
向雅奇湯與之友善謂湯曰今外家日盛必危劉氏  
吾以同姓蒙厚恩而不言孰當言之遂上書極諫公  
意蓋以湯既為鳳所信任若洩內言於鳳則鳳必先  
去向矣向之封事安得上乎深歎今同舍之不然也  
李存吾論辛毗謫長沙尹紹宗作詩送別云復上難  
亭重回首秋高禽岳易生悲存吾氣節與秋色禽岳  
爭高既別存吾對其似者而悲也

象村雜著去辛禡時尹紹宗為諫官言禡所失直斥  
無遺有若數罪者此豈真直言哉不過谷永之專攻  
上身彌彰君惡美之股掌之間不然則何以革面於  
二君也桐亭之子尹淮字清卿與南公秀文皆能文  
章而性喜酒世宗惜其才俞飲酒每過三爵自後  
凡宴會二公必飲三大椀名雖三爵宗倍於他人  
上聞而笑曰予之戒飲適所以効飲也正朝詩金殿  
沉二淑氣新  
百官朝謁賀元春彬人祀樂作中夏濟人衣冠拱北  
宸湛露自天沾綠醴薰風和雨泥紅塵  
清卿一日在家沉醉世宗急召左右扶起上馬宿  
醉未醒及至上前從容敷對略無醉色上俞艸宣

制揮翰如飛皆合睿旨上曰真天才也時人語曰文  
星酒星聚精生此賢也醉故偏愈君恩重  
竊效華封祝聖人  
清卿少時有鄉里之行暮投逆旅主人不許止宿坐  
於庭畔主人兒持大真珠出來落於庭中苟有白鵝  
即吞之俄而主人求珠不得疑公竊取縛之朝將告  
官公不與卜只言彼鷺亦係吾有明朝珠從鷺後出  
主人慚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必剖鵝  
覓珠故忍辱而待

鄭以吾

字粹可晉州人号效隱恭愍王末年登第  
工於詩出守善山莅事清而簡文治有餘  
本朝官至贊  
成證文定

茂朱顯咏詩曰立錐地盡入侯家唯有青山屬縣多  
童稚不知軍國事穿雲互荅採樵歌蓋麗季勢家無  
并民無寸土故云其傷時之意切矣守善山時詠飛  
鳳山奈星壇一絕云衙罷乘閒出郭西僧殘寺古路  
高低奈星岫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毅宗時南  
極老人星見于善山地每歲春秋中氣日降香以祀  
之岫在府西飛鳳山

李復梅簷與郊隱論詩自詭得句云烟橫杜子秦淮  
夜月白蘇仙赤壁秋郊隱吟玩再三曰籠小李初不  
認吟曰烟籠杜子秦淮夜月小蘇仙赤壁秋籠



小二字化前精教百倍

郊隱次人韵日憐君別墅小人知源曲奇遊足四時  
藤為簷虛長送蔓竹白墻缺忽橫枝白雲鋪地尋蓮  
社明月沉江捲釣絲抱道不輝安可得 聖主前席  
要論詩通篇虛淡三四極工

許筠云郊隱二月作蘭三月采一年春色夢中回千  
金尚未買佳節酒熟誰家花正開之作不减唐人情  
處

權遇

安東人字仲唐初名遠号極軒陽村之弟小  
遊園隱之門精於性理之學陽村每曰吾不  
如第辛禰朝登第仕本朝官  
至藝文提季有集行于世

有秋日詩云竹分翠影侵書榻菊送清香滿客衣落  
葉亦能生氣勢一庭風雨自飛飛佔畢批云寄靜而  
語喧

卡春亭贈梅軒詩云東溟形勝稱永嘉永嘉水深山  
崔嵬永嘉山水孕神秀生此及落之奇才崑崗有鳥  
必鳳雛渥洼自昔多龍媒陽村於世若山斗吾子又  
是英雄魁詞源倒流淮海奔浩氣上薄雲烟開云人  
公之子採再登第官至承旨而早沒有碧松亭稷飲  
詩云宛似羲之脩稷處還如點也咏故時斜陽影裡  
傳 急長笛舞中舞袖垂亭在泮水下時稱斯文萬

會近世好事者有成佛國有徒政國皆用骰子權先  
日論陰陽日論造化日論氣貫日論誠敬日論資貢  
日論工夫淺深日論用功作較日論天智日論愚不  
肖日論進德先後日論論者十三論之中亦有多小  
節日又有骰子六面書誠敬肆偽四字但誠再書而  
肆偽一書其為字皆有少數擲之以分數多小為進  
修次第九人之性厭今向而乘戲玩成佛徒政益之  
類亦博奕之類也徒費日月而無所用心先生之作  
此益初非戲玩設也欲今者曰其所今而開牖也雖  
愚稚孩童亦可以知所向方而進德之  
序有奈不奈可其聖矣同故矣

李之直

字伯平通村之子以直道事  
太宗大王官至直提季

太宗欲剪芳碩揮兵將進公遮道泣諫曰白日中天  
父王前殺弟何如左右欲兵之太宗曰李之直乃  
予故舊知心久矣彼豈付託於芳碩而發言哉予春

亭亦救故免退居廣州之濂陰村太宗臨薨語東  
宮曰李之直忠諫正直效朱雲不可棄也汝宜收用  
世宗即位徵之未至而卒嘗有詩曰鼎重山難轉時  
危勢自分淚添東海水夢繞北堂雲老馬常思主哀  
鴻久失群送君歌此曲淒斷不堪聞

朴淳

太宗時人

二芳之亂我太祖遜于咸興微時鄉老手携隻雞  
斗酒來慰太祖醉後口占詩曰休道騰鱗北海間  
莫言今日錦衣還云云蓋喻聖心之不樂也問安  
使行不得進謁時朴淳以侍臣自請其行曰僧無學

而進見奏對慷慨冒白刃不撓臨死一言終得感解  
天意時人悲之至有半入江中半在舡之句棹楔其  
門贈謚忠愍

柳方善

字子結號奉齋瑞州人進士蔭主簿遭家  
祚禁錮不第居原州訓誨後進一時公卿

多其  
門人

書懷云門巷年人草不除片雲枯木似僧居多生結

習消磨盡只有肯中萬卷書可想抱得窮愁詩語自

好

即事詩四山松楸一茅廬坐負墻暄睡未餘衣縫  
每捫王孟虱漁竿空釣呂望漁軒裳已是無心得

歡伯將軍詩云香浮金甌綠冷人千載佳名是麴生

金玉竹須滿意儲芋栗自堪  
謀送日盤食不必蠚為膏

楚澤已曾欺正則竹林還復伴劉伶主張詩墨為椎  
將降破慙城出勝兵者取百年真可惜與君長醉不  
須醒

李孟昉

牧隱長孫官至二相承籍世  
業有文名尤長於詩

嘗作悲松都詩云五百年來王氣終操雞博鴨竟何  
功英雄已逝山河在人物南遷市井空上苑鶯花薇  
雨後諸陵草樹夕陽中我來此日偏多感往事悠悠  
水自東

公又傷無子作詩云自從人道起於寅父子相傳到  
此身我罪伊何天不管未為人父鬢絲新其後夫人

姪悍搆家秋公因此得罪竟流寓而卒

卞仲良

密陽人麗朝登第入我朝官至密直司承旨

過松山詩云松山繚繞水縈回多小朱門畫綠苔惟有東風吹雨過城南城北杏花開惺所批曰無恨感慨千載想之猶當淚下况親觀之者乎

遊子吟曰遊子久未返喫盡慈母衣故山苦遼遠何時賦言故人生不滿百惜此西日暉

批曰此次孟叅謀韵亦自悲切

感興曰綺樓何鮮明照耀浮雲邊樓中有佳女容色妖且鮮一笑竟不發芳心誰為傳試取鳴琴彈哀響飛青天願為君子速偕老終百年

批曰清切入鮮頗得古詩遺意

舡此真上奏之詩也其人復告春亭春亭曰當字未穩不如改下賅字其人又言諸久罔久罔曰人謂春亭不知詩信然古詩不曰南山當戶轉分明其人又告春亭答曰古詩不曰青山臨黃河久罔真不知詩及笑我為

世宗大王嘗夢中作詩曰雨饒郊野民心樂日映京京都喜氣新多慶雖云由積累只在為君慎厥身天性好學其未出閤每讀書必百遍左傳楚詞又加百遍嘗違豫亦不輟讀病漸劇太宗舍中官粹至其所畫搜書帙而來獨歐蘇簡牘一卷遺在屏後

世宗讀千百遍即位日御經筵無書不讀緝熙時敏之功高出百王嘗語近臣曰讀書有益如寫字製作不必留意也晚年倦勤不視朝然於文學之事尤所軫慮俞儒臣分局撰次諸書曰高麗史曰治平要覽曰兵要曰諺文曰韻書曰五禮儀曰四經音解同時撰修皆承 睿裁成書一日御覽可數十卷真所謂天行健純亦不已也

世宗始作雅樂朴中樞煥成之每坐卧加手於心骨之間為憂擊形嘯於口吻之中為律舞積十餘年乃成 世宗深倚重之 世宗又製自擊漏簡儀始欽

敬閣仰釜日晷制作極其精緻皆出宸衷雖百工技藝無能副 上意者惟護軍蔣英宗仰承睿智運奇騁巧無不為合 上甚重之人皆曰瑛與英宗皆為我 世宗制作之威應期而生也

黃喜

字懼夫初名壽長水人号庵村至正癸卯生

公再長憲府三掌銓注出按東西二道歷判六曹長官居政府凡二十四載屢請乞散至著詩見意上命一月二朝已巳始許致仕然大事必遣近侍就問決之翼成平居淡如雖兒孫僮僕羅列啼呼劇戲畧不呵禁或有挽胡批頰者亦從其所為昏引僚佐訟事

方濡筆書牘有童僕溺其上公無怒色但以手拭之而已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有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侍童狂生意為呼童必拿致渠輩去也驚惧皆走匿暗中潜听之侍僕至則曰將柳咒來將梨以與隣生竟無一言

烈成公黃守身翼成公子也翼成尹平壤時宴中朝使黃儼于客館覘者如堵公亦側在稠人中儼指之曰此誰家千里駒耶公進對雍容儼語翼成曰生子如此後日當成偉寇撤案上饌與之又賜珠玩數事抵黃州又送膳羞曰昨黃相之子真佳兒也往來于

當在上下伴下編不盡馬頭開遍海棠花頻覓清淡  
鉄罌詩云鉄罌城下路波餘滿目烟波日又斜南去

卞季良

字巨卿号春亭幸禍時十七登第八本朝登重試官資成典文衡謚文甫 國朝

文衡始此

金殿直久固以能詩著稱時卞文甫主斯文金多短之文甫頗不悅有詩誚金曰賈島文章少日事橫渠學問晚年時蓋金少為僧賈島小為僧橫渠晚逸佛老故云耳一時傳笑金啣之後春亭挽 太宗詩曰草合樂天亭下路雲橫豐壤澗邊樓金大笑曰非挽詩乃亡國詩也春亭不悅金遂不用

方濡筆書牘有童僕溺其上公無怒色但以手拭之而已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有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侍童狂生意為呼童必拿致渠輩去也驚惧皆走匿暗中潜听之侍僕至則曰將柳咒來將梨以與隣生竟無一言

烈成公黃守身翼成公子也翼成尹平壤時宴中朝使黃儼于客館覘者如堵公亦側在稠人中儼指之曰此誰家千里駒耶公進對雍容儼語翼成曰生子如此後日當成偉矣撤案上饌與之又賜珠玩數事抵黃州又送膳羞曰昨黃相之子真佳兒也往來于

鉄関詩云鉄関城下路波餘滿目烟波日又斜南去北來春欲盡馬頭関遍海棠花頻覓清淡

卞季良

字巨卿号春亭幸禍時十七登第入本朝登重試官贊成典文衡謚文甫 国朝

文衡始此

金殿直久固以能詩著稱時卞文甫主斯文金多短之文甫頗不悅有詩誚金曰賈島文章少日事橫渠學問晚年時蓋金少為僧賈島小為僧橫渠晚逸佛老故去耳一時傳笑金啣之後春亭挽 太宗詩曰草合樂天亭下路雲橫豐壤澗邊樓金大笑曰非挽詩乃亡國詩也春亭不悅金遂不用

題惠上人院云山逕迤々半入雲  
遊足可避塵喧  
百年身世客迷路  
萬壑烟霞僧閉門  
晴澗東蕪隨野  
老秋林摘栗共寒猿  
我來為問楞伽字  
合眼低頭無  
一言村居即事云  
村居寂寞亂峰前  
數樹柔柔二頃  
田  
斲蕪每從林下走  
晒書偏向日中眠  
江天雲盡見  
故雁山升月明聞  
杜鵑回首兩京何  
限意  
新詩一首為君傳  
春亭一日告暇遊  
村庄偶占一句云  
虛白連天江都曉  
暗黃浮地柳堤春  
自負得美聯將入  
京上奏有人言  
諸久罔久罔曰詩  
甚鄙屈若上奏則  
是罔上也我昔有  
詩云驛亭把酒山  
當戶江都哦詩兩  
滿

依不可忘稍長遊興天寺 世宗在潜邸適至于寺  
公與諸兒讀書皆拈之使誦四韻詩公最先誦音節  
琅人不差一字 世宗甚奇之後登極一日問史曹  
曰黃某諸子仕者幾人對以二散一少上曰少者莫  
是興天寺誦詩兒耶特除 宗廟副丞少赴司馬試  
為試官所辱發憤一聯曰澤民濟世非由第不必平  
生作腐儒遂專心問學公與南智皆為首相功名富  
貴當代無比常曰男子不於紅紙上顯名餘不足現  
以此為自欠云

孟思誠

高麗侍中崔瑩之孫婿也 魁丙寅科入我朝相 世宗至左 設政字誠之 新昌人 謚文貞



公性解音律嘗執一篋日弄三四弄開門不接賓客  
有稟事者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松陰冬則坐房內  
蒲茵左右無他物稟事者去即閉門稟事者到洞口  
聞篋弄則知公之必在

公年庚子嘗曰戲托癸卯契在 上前 上問公年  
有幾文貞對以實朝退契中以非同庚點之一時傳  
笑

公覲省溫陽往來之時不入官家常簡僕從時或騎  
牛陽城振威兩倅聞公下來候于長好院見騎牛過  
去之人使下人呵禁公曰汝以溫陽孟古佛言之其

人歸告兩倅驚惶走出墜印於岸下深淵後人名曰  
印沉淵公又溫陽還朝中路遇兩入于龍仁旅院有  
一人騎從甚盛先據樓上公入處一隅登樓者嶺南  
人欲為錄事取才上來也見公招與共登談咲博戲  
且約以公字堂字為問荅之言終公問曰何以以上京  
公其人曰錄事取才上去堂公咲曰我為差除公其  
人曰咄不堂後日政府坐其人以取才入謁公曰何  
如退伏而對曰死去之堂一座驚怪公以其宗言諸  
宰大笑公以為陪錄事賴公之薦屢典郡縣後世稱  
之曰公堂問荅朴貞甫安信與公同為治官坐言事

當誅 上怒載二人於車將殺之孟失色無言朴意  
氣安閑畧無惧色遂取瓦片作詩畫地而書曰數當  
千載應河清自謂君王至聖明爾職不供甘受死恐  
君得殺諫臣名瞋目語獄吏曰當以詩上聞不則吾  
為厲殺爾屬無唯類矣 太宗聞而零威赦之古人  
去詩能窮人亦能達人是謂能活人也

柳寬

字敬夫 号夏亭 文化人 前朝登第乙巳 右相 卒 謚文簡 世宗率百官而哭

公第在興仁門外時開史局于金輪寺人在城內公  
領修史嘗着軟帽杖屨而行不煩與馬或携童冠嘯  
咏往還人服雅量

家不過數間外無闌垣大雨則遍皆漏水如麻公手  
傘庇雨終夜顧夫人曰無傘之家何以為之夫人曰  
無傘則必有備公笑之

太宗嘗知公清貧如此命膳工監夜半設把子於公  
第不令公知之公退之暇教誨不倦樞衣者金至不  
問其為某子弟必諄人教之每時享前一日謝諸生  
遣文又行祭後召諸生飲福以鹽豆一小盤相傳以  
為佐酒仍以瓦盃濁醪汎一沙鍾先飲以次傳於席  
上一再遍

公上疏引唐韓愈作太學生彈琴詩序且引宋太宗

朝賜酺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令節使大小  
臣僚選勝遊樂以形容太平氣像 上從之

趙頌

字亨父号松月堂又日晚翠亭太宗朝登第官至司藝中遭家禍禁錮三十年 英廟

惜其才晚乃進用臨卒焚其稿

公沅落閔東餘三十年曰大肆力於問學無所不讀  
頗有能詩癖 世宗甚重之安平大君遺李太白集  
趙以手撫腹固拒不受曰此中有太白全集  
上使宦侍費篋子一雙求詩於趙上方授篋子學宦  
侍以 上命通謁趙不為禮曰憑几召使前曰何為  
來也宦侍曰 上有命求詩於先生曰出篋子以呈

也趙但首肯而已講問不輟宦侍告辭曰他日題詩  
未當取去趙曰即當題上何待他日奮筆一揮辭旨  
無美且吟且卷曰老子書法正似乳帚爬曰大笑以

還宦侍其坦率如此

出青坡劇談

其上金相國詩云今朝零露冷履運秭婁其处世同  
吹黍持身若累碁浮沉元有數覆載本無私白酒可  
人意頽然一中之又詠松一聯去日斜雲散移高閣  
風動潮舞在半岡

韓斯文閣請堂名於

晚翠扁曰三畏韓問曰先生亦有三畏乎曰吾有三  
不畏有錢沽酒亡畫則醉亡則長卧亡必臭雷不畏

霹靂一也冬裘夏葛朝饘夕粥盜無餘糧篋無餘水  
不畏盜賊二也十年遊宦進寸退尺浮雲富貴脫屣  
功名不畏卿相三也

崔恒

字貞甫号太虛亭又号潼梁朝寧人世宗朝登魁選湖堂官至領相三丹勳寧城府院君謚文貞

海雲台詩云登臨不必御冷風拂畫東華日軟紅醉  
踏金鰲吟未已紫簫吹徹海雲中

文宗朝仁之士大夫携酒餞崔德之故老于灵岩之  
存養樓光山李先齋詩早年射策桂枝香美譽華拜  
播四方趨入玉堂才兩歲擬辭金闕揖諸郎錦城山  
外風烟好存養樓中日月長戒亦畝田計已定幾人

知足利名場公詩云昂口獨寓出群雞綽口竹箴俞  
與偕鷹鵠已能休日月繫駒終得老山谿紆青有客  
爭彈指垂白無人解乞骸自笑悠口戒北載五湖風  
月夢中迷

尹孝孫

字有慶官至左奉贊

公世家南原躬獵山水以供甘旨必與夫人身執以  
奉節日獻壽嘗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嶺南有智異  
山願借西山壽萬歲奉慈顏先自歌之遂起舞悅親  
之事雖兒戲無不為

公之父為政政府錄事清晨往刺相公之門闥人辭

以寢不為通日晚飢困故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雨父也公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今中若見周公聖湏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入門曰是雨所製否其父驚惧失措覘其字畫乃孝孫筆也乃吐寤相公令召孝孫至則頴悟不凡極加蔭歎時相公有少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錄事兒為婚相公不從竟婿其家

姜頴德

字子明号玩易齋淮伯之子蔭大憲知敦寧謚戴敏

顯秀庵上人卷子曰占斷烟霞心自閒茅茨高架碧

屐顏飢飡倦睡無餘事春鳥一拜花滿山

戴敏二子登第請開榮親宴公不許曰榮非吾好榮則必辱守身以念欲為戒謹於大節不遺細行以陰俱經禮曹大司成可異也

姜希顏

字景愚号仁齋頴德之子世宗朝登第官至仁壽府尹書函俱絕

公少年才藝晚年登楊州樓院有小詩三篇其一篇曰有山何處不為廬坐對青山試一噓簪笏十年成老大莫教霜鬢賦故歎永川君定字安之見而拜之曰此詩逼真太甚非徐即李時徐居正李承石擅詩名故為定所服也後定復過樓下見前批下有書曰

此詩有江山雅趣無一点塵埃必非世儒拘於結習者所作且夫天地之大江山之興宣無人才而必推徐李是何孤人才蔑人類太甚耶安之見書大悔恨抹其批今之晋山世稿三篇皆不載惜乎輯撰之不博也

梁誠之

謚文襄早喪親父英陽知母葬橫城每以未及祿奉為憾及顯達請于朝以長子瑗監陽智次子瑀監橫城各六年榮孝可謂無憾

國朝著述之多文襄為最有奏議十卷家集六卷奏修五朝實錄高麗全史節要東國通鑑集撰東文選治平要覽東國輿地勝覽集撰列聖御製詩皇極

治平圖龍飛御天圖海東姓氏錄東國圖經五倫三綱事畧震蚤書畜牧書諭善書時政記八道地圖地理誌沿邊防戍圖西粵防戍圖譯進明皇誠鑑校進醫方類聚孫子註解等書

徐居正贊公畫像曰視公之兒不揚而寢听公之言不敏而訥然黃金橫帶位長六卿而白髮飄飄年垂七康明國家治亂之迹千載一日識山川險易之勢萬里一室四十年金馬玉堂之出入十五載天官栢府之駁歷上封章數十萬言取多士一十三榻泰河帶之誓而心轉小遭鴻罹之謗而志不爽公之文如

穀粟布帛公之心無屋崖城府一幅丹青新画百世  
斯文山斗

權

安東人陽材之子号止齋

太宗朝親試魁

未第時與其友閔厚生崔文孫崔孝孫讀書于衿川  
三聖山四人相繼登第止齋寄故人詩曰故人猶着  
舊麻衣曾笑龍門約已違三聖山靈應自慶四枝丹  
桂映朝暉昔呂蒙正少與三友讀書龍門山誓曰不  
作杜元不復舉呂擢杜元其一登甲科其一落第不  
復舉呂寄詩云故人猶着旧麻衣止齋盖用此事  
止齋與權判書克寬權叅判克和初俱失志抵水原

蓮亭止齋曰他日得志細雨濛々雨雲霏々明月入  
簾荷香滿座相與鷓鴣咏亦足賞今日之行諸公笑曰  
雨既濛々雲不當霏々雲既霏々月不當明荷香豈  
雲中得乎是年止齋大魁諸公相繼擢第乃曰水原  
雲中荷花今可一賞矣後止齋為監司權出齋是府  
適荷花盛開相目而笑止齋有詩云兩雲霏々月正  
明荷香荏苒滿塘清當年此說神應秘二十年前計  
已成

甲午秋親試讀券官河崙等取舉于三人卷子以進  
太宗曰當依古焚香祝杜元故事信手抽之乃權文

景公蹈也 上喜曰予悼蹈父近之早逝今得子為  
壯元聊復自慰願語崙等曰此槁乃予門生卿等不  
得為自家桃李也崙等終不受禮謁蹈後改名

李承召

字胤保 号三灘 世宗朝登魁 第選湖堂 泰重試官至禮曹判書 陽城君 謚文簡

顯美人罔日閑來相與聞園基却被春嬌下子遲手  
托香腮無限意桃花枝上轉鬢兒留義州次朴元亨  
韵去旅館偏驚变物華風吹柳幕翠欹斜山城地僻  
餘寒在五月猶看芍藥花 咏燕詩 画閣深 簾額 雙飛 雙語 復 雙棲 絳楊門  
卷春風晚青艸池塘細雨迷 趁蝶有時穿竹塢 墨巢 終日啄芥泥托身得所誰相侮 養子年々羽翼奔  
公早朝詩東華待漏曙光回萬戶千門次第開放鳳

遙瞻持玉輦九韶還訝上瑤台香烟殿上霏如霧清  
蹕雲間響轉雷聖代即今家四海畫教殊俗奉琛來

李芮

字可成 再登第官至 刑曹判書 謚文質

世廟設拔英試一時名臣宰相多與焉翌日謝恩  
上御思政殿引見設酌而慰之御製詩一首令群臣  
和之成任亦入侍附耳語公曰上常以足下為迂闊  
君可為戲詩呈之遂和云歌咏聖德欲歌舞天風吹  
袖助回旋 上大笑曰予以芮為迂儒今規是詩豪  
氣有餘者也即命內女彈琵琶用公所作詩歌之令  
公起舞極歡而罷未幾加嘉靖大夫



辛碩祖

鷲山人官至開城留守謚文僖

送崔德之詩云藻代曾聞兩疏行寥々千載有先生  
城南祖席輪蹄簇揔是斯文骨肉情

洪逸重

南陽人字日休号麻川子氣宇卓犖善詞賦英廟朝登第官至同中樞府事

公善詞賦劇飲無何醉則用炒葉作吹笛拜悲壯震  
屬平居獨撫古琴有絃無譜嘗曰吾之琴得淵明千  
古不傳之趣昔伯牙鼓琴惟子期知之吾之琴淵明  
不生世無知者天地間奇男子也

公嘗遊真寬寺食餅一咒麵三椀飯三鉢豆腐麵九  
椀及到山中有餉之者食蒸雞二隻魚羹三椀魚膾

一盤酒四十餘觥規者壯之明日世朝聞之召問  
之逸重拜謝上曰壯士也然常時出入但食餌屑醇  
酒而已不喫飯後到洪州劇飲尋卒人疑其爛腹有  
志不施位不滿能惜哉

公嘗於上前論佛事世祖佯怒曰當殺此虜以  
謝佛氏命左右取鈕來公論辨自若左右佯以鈕擬  
項者再亦不顧視無惧色世祖壯之曰汝能飲乎  
公曰樊噲漢士也項王他主也卮酒彘肩不敢辭况  
聖賜乎賜酒一銀盃健到上曰頗畏死乎公曰當  
死則死當生則生敢以生死易其心乎上喜賜貂

乘一領慰解之

效八音體以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字為詩一篇寄  
徐劉仲云金多令人貴無詩令人俗石頑固不害桂  
香終見伐絲漆不須悲歧多何必泣竹者君子操松  
變歲寒骨匏飲信可樂窩室聊自適土床冬暖足華  
牖夏散髮革帶任男頑繼水置妾惡木艸與同腐一  
生何役人金鍊光詩云金生多老病閉戶坐愁寂石  
田不逢年未免官倉糴絲毫貯無餘一室惟立壁竹  
門少人來何時辰良覲匏瓜繫勿食誰將致府檄土  
俗喜富貴有尋廷尉翟革舊與鼎新只在心春激木

德春正旺勿須徒戚人

魚瘦甲

字子成咸徒人 太宗朝登魁科官至集賢殿直提學以母老棄官故于咸安

公永樂戊子中文科會試大提學郊隱鄭公以吾夢  
得詩曰三級風雷魚瘦甲一春烟景馬希群雖云對  
偶元相敵那及龍頭上客名公果中殿試第一名  
公為監察與同僚中儼軒檣約曰吾等苟得名遂須  
啟養老親及為集賢殿直提學以上恩稍重未忍  
遽難 輦下常恨啟養之已晚宣德丙午患濕症即  
欣然辭職行至昌寧別墅作詩曰謝病啟來一室幽  
荒涼艸樹古池頭若余宜避功名者只為慈親不遠

遊至咸安本家題壁上曰故來棲息地環堵兩三間  
風雨弟兄話晨昏父母顏門聽復澗水樓對四窓山  
只要君臣義休官諒不難後申公官至工曹叅判謂  
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與乃翁密約改養乃翁能決  
然故余則負約今家君拜司諫而來余馳書乃翁曰  
余今日侍嚴君大諫可謂人生得意無南北也贊成  
權公踈謂人曰我國辭爵祿者止二人許判漢城周  
與魚某也朝議惜其行義除金海府使不起丁內憂  
服闋以知司諫院事徵之亦不就期欲終養慈親而  
不幸先卒內憂當  
作父憂

朴瑛詩卓彼天章映法宮昭回敷接華山崇身扶授  
受相傳日道大經綸贊化工掘井千尋曾有志為山一  
簣不虧功雲衢若許乘槎客直欲尋源上碧穹

宋通川靈老之先祖市澤公宣德初構堂于懷德之  
東阜宗祭先致齋之所也朴中樞瑛以霞清扁而詩  
之朴仁叟金中崖朴訥齋記之匪懈堂曹梅溪李楊  
原朱溪君弁和朴中樞諸詩作傳世青蘊堂止于丁  
酉兵火靈老就堂西隙池構小堂栽花植竹求詩于  
五峰五峯遂次原韵曰聞君堂構費工程應把霞清  
認舊名月到昭明儼然見風來悽愴颯而迎須知齋

沐精禋事不比蔣花種竹輕怡悵楊原我曾從和詩  
端為督儀形蓋楊原五峰之曾從祖故云

文宗大王

文宗睿藻精到集賢殿嘗製棘城祭文以進 上賜  
覽以朱筆抹之 御書數字其畧曰無情之謂陰陽  
有情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語有情則可以理曉  
且曰水火養人而有時乎殺人鬼神生人而有時傷  
人 天語渾成非詞臣儒士所能到 上為世子幸  
喜雨亭臨江翫月以洞庭橘一盤 賜近臣橘盡而  
詩見 御書盤面曰梅檀偏寫鼻脂膏偏寫口最愛

洞庭橘香臭又甘口字畫動龍蛇光炆日月一座驚  
且榮之各進詩篇令画其迹 臣申叔舟作臨江翫月  
圖序而記之 臣徐居正模 御書藏之真天下至宝  
也

自講書廢製述取人學舉業者徒事駢侶不讀半行  
經書講書之議始起壬戌年間 文廟在東郊親臨  
講問一生講書畫傷曰畫一生講詩殿屎之屎曰尾  
一生講春秋鄭突之突曰突一生講禮檀弓曰檀木  
之弓講書之議遂定諸生相詬曰畫屎变音弓突易  
名加可矣三場難哉五經

文廟聖學高明文章華美筆法神妙謗傳千紅萬紫  
聞春風春盡都無一点痕即文廟所製也

徐居正

字剛仲号四佳大丘人  
重試泰拔英試登俊試典  
世宗朝登第魁  
成達城君謚文  
忠許文贈傳

讀王荆公集絕句云杜鵑當日哭天津天下蒼生事  
事新相業早知能誤世半生端合作詩人

天使祁郎中頃之來也公為館伴成虛白倪洪虛白  
貴達李次公為從事公謂天使雖善作皆宿構不  
如我先作詩以希賡韻則彼必大窘矣遊漢江之日  
登濟川亭公預構一律並錄宿製永川明遠樓詩曰

當豎此老降幡矣酒未半於座上索筆書呈一聯有  
曰風月不隨黃鶴去烟波長送白鷗來天使即席走  
毫曰百濟地形臨水盡五埒泉脉自天來願公曰是  
否筆鋒橫逸不可枝梧四座色沮回乘舟放流至蚕  
頭峰下天使曰是何地名舌者曰楊花渡也即吟一  
律人從竹葉盃中醉舟向楊花渡口橫公次云山似  
高依長堰蹇水如健筆更縱橫二公巧速略相適猶  
兩雄對陳持久不決鋒交戰合電流雷迅而揖讓之  
氣存乎旗鼓之間天使曰先生在中朝亦當居四五  
人之内矣自是中朝人士見國人問徐宰相安否崔

司諫溥嘗自耽羅漂海至台州沂蘇杭而來南人亦

有問者公之名聞天下可知

龍泉談寂記風月烟波  
白亭用高麗蔡中庵句

不知四佳老手  
有此之習耶

四佳兒時天使出來四佳入太平館

以指穴牕窺見華使惡之俞挺入穴窺兒視其秀朗  
異凡問汝識字曰然又問能製作乎曰何難華使口  
号曰指觸紙牕成孔子四佳即應曰手把明鏡對顏  
回華使大奇之携手而坐雜問書史應口輒對華使  
曰不料奇才生於異國也

古例使曹叅議必拜二品公以史議為謝恩使赴京  
假着金帶而行人皆謂必拜二品公亦以古例自期

及使事訖還到鴨綠江義州判官來迎舡上曰君移  
拜禮曹叅議公即脫金帶還着銀帶與主人相目而  
笑公醉賦一絕云曾聞橘渡淮為枳未見金過水作  
銀滿座大笑

申高灵叔舟中己未科第三丁卯覆試第四四佳亦  
中甲子科第三丁丑覆試第四謁高灵笑謂四佳曰  
以子之才何屈第四四佳曰起疑之後有范質金坵  
之前豈無金仁鏡乎昔起曾公中第十三後知貢舉  
謂范魯公曰君文合居第一暫屈十三者用傳老夫  
水鉢耳高麗金貞甫仁鏡頌貢舉擢金坵為第二舉

魯公傳鉢故事及之貞甫亦明王朝第二名也

四佳作懶病詩以自嘲去閑能成懶成癖病亦思  
故亦難門掩蒼苔春寂人枕書高卧日三竿真懶  
病者之高致也又作白髯吟一絕為問蒼以自嘲云  
去歲白髯雪半粘今年髯上十分添問髯何事白如  
許日坐吟詩苦批髯

四佳詩話云吾友金順叟嘗語予曰高麗詩文詞麗  
氣富而體格生疎近代著述辭纖氣弱而義理精到  
孰優予曰豪將悍卒抽戈擁盾談說仁義腐儒俗士  
冠冕章甫從容禮法先生何取順叟大笑

公題詩水落寺云水落山中水落寺水落石出山中  
暝黃寫去邊近青天黑雲拖處飛白雨去年尋僧此  
來遊積雪滿壑山月白今年尋僧此來遊岩畔春花  
欲開落去年今年自來往山川歷々如昨昔杖藜一  
枝苔蹤滑石泉激々風生腋飯後鍾聽舊時拜壁上  
有詩塵欲撲紅袖古今豈獨冠萊公戲一笑王公豪  
氣少二十年來始得碧紗籠仍叙云少時讀書諸山  
寺往來水落山者亦再偶留此詩於壁上計今三十  
餘年矣日昨一庵專上人謄寫來示曰得於長湍白  
太守口詢索予正其誤字予於詩旋作旋棄無片言

集字留於箱篋間况少年狂踈無意流傳安肯彙錄  
乎三十二年之事恍如夢中當時題咏尚不得記憶  
又焉知誤字然感念疇昔遂賦近體六首錄奉一庵  
法座下詩曰悠人往事少年曾醉裡狂豪筆勢騰我  
本無心顯板壁僧偏多事寫花藤碧紗紅袖慙非分  
白髮黃塵老可憎更欲携師一歸去有峰高处夾重  
登其餘不錄出輿地  
勝覽  
許筠詩話云 英廟朝人才輩出一時文章鉅公甚  
多古詩殊愧於前人而律絕亦無警策惟徐四佳雖  
曰漫行飫綏而眷容富艷時有好處如遊蜂飛不定

閑鴨睡相依月色蛩音外河群鵲影中更欲乘鶯吹  
鐵篴夜深明月過江南等句亦有佳趣

李石亨

字伯玉号樗軒延安人  
科登第選堂登重官至延

城府院君謚文康

公在湖南聞六臣之死題詩曰虞時二女竹筴日大  
夫松繼是哀榮異寧為冷熱容有人惡之於 上請  
按治 上曰此特詞咏物終不問

上嘗於內殿宴公 中殿親製御衣一襲以賜之  
命宮女製三柱元詞哥以侑酒每召飲必歌之  
公作詩多愛句中疊字如烟拖野色添春色風送松  
聲作雨群靈消溪畔溪群急日轉松林松影斜庭靈



已消餘谷靈溪波方急勝潮波階花雨後枝人色山  
鳥春來種人聲又有感詩去經洛三朝一老臣廟堂  
深处儼垂紳當年事業人休問神殿神宮不日新  
公惜花詩自叙曰吾於年前過揚州見紅芍藥爛開  
爰之劖一根種之花塢培土而灌之朝夕望成今則  
枯矣豈造物者見猜也耶吟成一絕示隣友金敬甫  
曰名花當日好移栽培養殷勤日百回造物不知何  
似者春來不見一枝開仍亦和韻敬甫方苦吟夫人  
在傍問何詩敬甫言其事釋其詩夫人笑曰聞李家  
有美人新死者此詩豈直指花而已哉君何見事之

晚耶金為撫掌遂和其詩云君不見韓昌黎早將倩  
桃風流園中栽那知後日傷心鎮州回榮枯聚散物  
固如此不如邀朋觴咏好懷開申高灵聞之次韵曰  
若要栽花次第栽須令日日看花回縱使不枯開便  
謝為君安得鎮長開又天心傾覆且培栽浪使悲腸  
日九回尤物移人君莫惜春風捲地百花开

公父懷林無子禱于三角山公生之前夕懷林適直  
翰林省夢白龍圻大石踊出而飛之夢覺則舍人走  
報生男遂名石亨狀兒奇偉氣度寬弘二十六生進  
及第初試皆居魁明年又魁會試三榜徐居正以詩

哭之曰三韓一代傑一年三榜魁

端宗大王

肅宗朝追復位號改封陵寢

曾陵誌曰 上遜位于寧越寓於客舍東軒每登觀  
風梅竹樓夜坐使人吹笛舞達遠村又於樓中愁寂  
咏長短句日月白夜蜀魄啾啾含愁情倚樓頭兩啼悲  
我聞苦無兩舞無我慙寄語世上苦勞人慎莫登春  
三月子規樓國人聞之無不流涕又曰一自冤禽出  
帝宮孤身隻影碧山中假眠夜々眠無假窮恨年々  
恨不蕭拜漸曉岑殘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聾出  
未聞哀訴何奈愁人耳聾聰

趙媛妾李氏過曾陵詩曰五日長閑三日越哀詞吟  
浙曾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鶻拜不忍聞一作東風

立馬魯  
陵雲

清州金斯文宗海詩溪流咽々復淚々日逐悲風下  
急灘今夜曾陵南畔過幾時方得到驪山蓋 世宗  
英陵在驪州故去云

曾山墓在寧越在昔郡守多暴死朴判書忠元為郡  
精具奠物為文祭之曰王室之冑幼冲之辟遶丁否  
運遜于僻邑一片青山萬古孤魂庶幾降臨式酌芬  
芬自後無患至今四時行祀用此文云

成三問

字謹甫自号讀書庵英廟朝登第又擢重試壯元及光廟受禪公為禮房承旨

持國璽失舞慟哭與朴彭年等謀復曹山事覺與父勝誅

公赴京時有人以白鷺障子求詩而不示其本公走筆先成二句後出示乃水墨圖也遂足成之詩曰雲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硯池其人大驚

紫微花詩云歲久絲綸閣抽毫對紫微今來花下醉到處似相隨

臨刑載車其奴泣而上之酒公俯而飲之即有詩云食君之食衣君衣素志平生莫願違心上但有忠與

孝 顯陵松柏夢依依 顯陵久在承華春秋向高

而沉潛學問晝夜不懈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

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殿冠帶夜不敢

解一日宵刻將半意寓駕不出脫衣欲卧忽聞戶外

履聲呼謹甫而至驚惶顛倒而出迎 聖學之勤好

士之篤誠千古所罕聞也

佔俾齋啓于 成廟曰成三問是忠臣也 成廟色

變公徐曰既有變故則臣當為三問成廟色定 石潭野史

倪天使諭贈詩云海上相逢即故知燕閒談笑每移

時同心好結金蘭契共吟偏憐玉棹姿敢謂楊雄多

識字雅信子羽善修辭不堪別袂臨江渚勒馬東風  
怨別難

朴彭年

平陽人字仁叟性沉潛寡默文章冲澹筆法恭鍾王我英廟朝再登第與成三向等同在集賢殿及光廟丙子為刑曹參判與河緯池諸人謀復魯山與艾第大年及艾子憲皆死公常以小季律身竟遭大禍遺稿不傳

魯山癸酉金宗瑞被殺先廟以領議政宴於府中  
朴有詩云廟堂深處動哀絛萬事如今揔不知柳綠  
東風吹細人花明春日正遲々先王大業抽金櫛  
聖主鴻恩到玉卮不樂何為長不樂廢歌醉飽太平  
時先廟以此銘板懸于府中後撤去之又有詩云

孰謂周公不以誠寃無多小獻微爭當年又未平斯  
憤地下何顏更聖明時人以朴先生庚字韵詩為速  
禍之本也

顯徐四佳家梅竹蓮海棠四詠云劉中吾執友嗜好  
異尋常竹愛霜餘靜梅吟臘底香水明搥淨植風弱  
泛崇光揮洒閑中興黃庭一兩章

哭尹淮大提學詩曰孫桐祖栗繼箕裘華國文章第  
一流楊子夢中成吐鳳庖丁眼底欠金牛人間未必  
抽金櫛天上誰催記玉樓惆悵九原難可作遺書應  
傍武陵求

題寒雪曉月圖云紛紛衆卉竟芳辰誰向窮陰風雪  
親植物無知猶翕許西山獨有採薇人

祠宇在大丘河濱龍蛇之皮倭奴欲毀之始以火繼  
以斧終不能毀火迹斧痕尚存宛然尹梧陰斗壽來  
過有詩曰亂後人家百不存數間祠宇依山垠神明  
自是蒼天佑虜人何能震廟魄

李塏

字清甫一字伯高福善之孫牧隱之曾孫再  
登第為直提學光廟受禪其成三問謀復

魯山事

覺誅

李塏傳曰臨車載有詩云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  
處死亦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柏夢中青

顯玉簪花去麻姑羣玉山頭見天女瑤臺月下遊舞

罷霓裳雲錦亂故來醉墮不曾收

薔薇花詩云香浮一院影沉々蝶舞蜂顛不自禁戒

亦未堪幽興惱苦吟終日坐花淫註云花淫謂沉惑

言其愛花之深也

梨花詩云院落深々春晝靜梨花開遍正溟々鶯兒

儘是無情思掠過繁枝雪一庭

三色桃花詩云淺深紅白爛相交誰假天機織得勞

未是春風無世態貴家池館錦粧梳

雪寃後有人顯詩曰清宗家世尚孤貞宜效朝梁暮

楚生後識幸從斯史筆子陵應恥漢官名

作者之名不傳  
疑史臣之作也

河緯地

字仲章善山人世宗朝北元及第為人  
沉靜寡默口無擇言恭而有禮過闕必下

馬雖雨潦  
未嘗避路

天順皇帝沒北元時緯地嘗慨然曰天子蒙塵天下  
所憤我雖海外陪臣豈可恬然不預其憂乎每處外  
廊不入寢室斯人之志行如是其忠義殉國家可知  
謝人贈策衣詩曰男兒得失古猶今頭上分明白日  
臨持贈策衣應有意五湖烟雨好相尋詩意如此而  
不能決退者宜以無可去之義故耶

俞應孚

杞溪人身長過人容兒嚴壯善射好勇能  
超越人家牆屋性又至孝以武藝進英

廟 文廟皆信重之位  
至二品無子有二女

丙子之變與成勝為別雲鈿欲舉事而中沮及事發  
拿致闕庭 上曰汝欲何為應孚曰當請宴日吾欲  
以一鈿廢足下復故主不幸為奸人所發耳應孚復  
何求也足下第速殺我 上怒曰汝托名上王而欲  
圖社稷耳令武士剥膚而問情不服願謂三問曰人  
謂書生不可與圖事果然曩請宴之日吾欲試鈿而  
汝輩固止之曰非萬全計以致今日之禍汝輩人而  
無謀何異畜生白 上曰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  
即閉口不答 上愈怒命取灼鐵置腹下解樞上油

火并煎皮膚盡焦而顏色不更徐待鐵冷投地曰更使灼鐵來終不服而死

公嘗為咸吉道節制使有詩云將軍威德鎮戎邊沙塞塵清士卒眠晝日空庭何所玩良鷹三百坐樓前

亦可見氣像與凡應信俱以射獵名世芥無不中家無擔石之儲而供母之具無不周贍母

嘗往來抱川田庄公兄弟從行一日於母前馬上翻身射雁應弦而倒於馬前母大喜

柳誠源字大初官司成世宗朝登第癸酉誅金宗瑞等百官上請魯山夏褒世祖之功此周公令集天殿起褒切諸草迫令誠源起草故家訣妻自刺於祠堂下

時宋史不到本國上累陳請未蒙欽賜一日集賢諸儒論宋朝人物或曰王安石當在奸臣傳或曰安石誠小人然其文章節行多有可稱而原其心未嘗不在憂國其誤天下正坐迂闊執拗不可盡京檜也

合在列傳誠源力主是議未幾宋史來安石果在列傳誠源喜曰昔朱子綱目未到本國益齋讀資治武

後記作詩云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綱目果

黜周而為唐益齋頗自負誠源不敢窈此益老當受諸君降幡

世宗庚子始置集賢殿學士文章之士輩出甚盛殿南有大柳已巳間有白鵲來巢于簷白數年間布列

顯要皆出於集賢甲戌年柳畫枯或戲誠源曰禍必

自柳始誠源敗言果驗集賢尋罷

光廟誅金宗瑞等拜領相判吏兵部統內外兵馬且  
作教書褒錄其勲時集賢官皆逃去獨誠源在不及  
避而製之還家慟哭人莫知其由成三問謀復魯山  
誠源預焉及事敗誠源聞之入家廟自刎俄而使來  
磔尸其教書曰天為社稷而生賢蓋有闕於氣數君  
以爵土而錫命寔用表于勲庸載稽彛章昭示常典  
叔父某鍾秀光岳勵節風霜為善最樂富貴辭色不  
足動其心事君以忠夷險終始曷嘗異其操屹若維  
城之固確乎大節之臨曰余冲人遭家不造丁時瑤

安平大君

居至親之地蓄無君之心謂寡人幼不能君而  
大位奸或可伺而奸臣仁皇甫等不思冠任之恩潛  
依凶狄之訃蓋其黨附於瑤者若彼故乃濁亂于朝  
者如斯及其凶謀益深每夜私聚內通近侍宦臣密  
伺動靜外誘方鎮將帥陰約日期徒既寔繁勢以日  
熾叔父明炳幾先切齒腐心天地不容偕此忠義之  
士殲彼亮穢之徒曾不移時一舉迅掃苟非天地  
祖宗之靈默佑陰隲假手叔父俾靖秋亂而其非閔  
於氣數者寧若是耶乃眷忠誠無權將相昔周公誅  
管蔡以安王室大義昭人萬古炳人推今較古異世



同符策勲為靖難一等功臣賜奮忠仗義匡國輔祚  
定策靖難卿功之大予賞之小於卿何有在予則歟  
冀體至忱尚可領也公既周公才之美而且無周公  
之大勲予尚成王之年幼而又見成王之多難既以  
成王責周公者責叔父必以周公輔成王者輔寡躬  
上下交修何不洩也

農岩金昌協遇露梁三塚下有感賦二律颯爽春天  
夜雲霜蕭條古壠寄細常玉環縱少當時殉碧丘猶  
徵是處藏數字荒碑惟有姓千秋朽骨尚聞香英靈  
陟降知何所錦水東來接露梁又登瀛人化十八士

橫梁詩傳三百鷹運去捐生同志少時來佐俞爾曹

能黃賜賜冤今何在玄甲成山亦已崩爭似江皋數

蓬顯程過終古有霑膺大臣被秋時有一義士收其尸埋之墓前各埋一石而只

記姓字故荒碑崔昌大謁大臣祠詩云王家至樂在

垂衣誰遣諸公辨是非不必區人薦香火忠魂應飽

嘗陵薇

皇甫仁

字四無受世宗遺命輔  
端宗癸酉與金宗瑞同死

墓在坡州泉帖外曾孫權忠定公撥豎短石只書以  
永川皇甫之墓又書曰公諱仁 魯山朝首相景泰  
癸酉靖難時并二子一孫被禍

公 世宗丁卯入相今 上丁卯復官槎川首唱四  
韵贈其十代孫鏞詩古三百年垂今到斯相公仲屈  
與偕之萇弘赤碧孰為發孫叔衣冠人不知俎豆尊  
崇先翔野 恩波揭厲會明時夫何天地絕鷲鳳者  
取典刑遺采奇縉紳多和之清沙金在曾詩丹書掩  
抑訖來斯善繼吾 王始靈之勢到難為惟有死心  
傳取事更何知羌言縱切非容力天道從伸自遇時  
蕪沒坡山藁葬地冲翁表苑亦去奇鹿翁子趙顯俞  
詩至誠孚格理如斯舊削官封始復之寶曆曾啟  
先廟德忠臣不辱 顯陵知恭屯殊地何論迹伸屈

由天會有詩郎義門闌孫更孝定須張大史傳奇

金時習

字悅卿号東峰又号碧山清隱又号清泉  
子 先廟授政入沙門名曰靈谷入居水  
落山精舍修道鍊形見儒生則  
言為稱孔孟絕口不道佛法

先生有生知之資三歲能作詩見碾麥朗然吟曰無  
雨雷拜何處動黃雲片片四方分人皆神之又作詩  
云桃紅柳綠三月暮珠貫青針松葉露亦奇之五歲  
英廟召之于政院試之以詩俞題三角山詩曰東聳  
三峰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岫興雲霧能  
使王都萬世寧又知中事朴以昌抱之膝上指壁間  
山水圖曰汝能作白乎應拜曰小亭舟宅何人在

上大加稱賞賜帛五十匹使之自輸先生遂各殺其  
端曳之而出入益奇之路上老妪有以豆腐饋之者  
輒吟詩曰橐質由來兩石中圓光正似月生東京龍  
炮鳳雖莫及最合頭童齒豁翁自是名動一國目之  
曰五歲而不敢名

先生五歲學中庸大學於修撰李季甸司藝趙頊俞  
字作說以授許丞相稠到廬曰余老矣以其老字作  
句即應拜曰老木開花心不老公擊節歎賞

先生年二十一方讀書于三角山中有人自京城來  
傳魯山遜任事即閉戶三日不出乃大哭盡焚其

書發狂陷于溷廁而逃之托跡緇門名曰雲岑值月  
夜每誦非騷經誦罷輒哭被緇有詩曰趙吠真滌地  
飛鯨是秋胎羊頭如欲爛柴盡爾園梅洪玄默子曰  
東峰有一絕曰五帝三王事掉頭吾不知孤舟一片  
月長笛白鷗飛有遺世出塵之高致與屈原遠遊賦  
同意余先人各有一聯曰心儒迹佛金時習外聖內  
禪王守仁東峰心迹此一句盡之矣

先生贈空菴思俊師詩云翻人一錫響空飛三月松  
花滿翠微盡日鉢擎千戶飯多年衲乞幾人衣心同  
流水自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踏遍江山瘦眼碧優

曇花發及時故又去澗暗但聞泉淅瀝峰回刺見月  
虧盈

韓明澮以太公釣魚圖求詩題贈曰風雨蕭々拂釣  
磯渭川魚鳥共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  
采薇蓋有所諷矣或言三角山詩乃世所偽作

悅卿題細香院曰朝日將暎曙色分林霏閑處鳥呼  
群遠峰浮翠排窓看隣寺鍾聲隔巖聞青鳥信傳窺  
葉窺碧桃花下照苔紋定應羽客朝元返松下閑披  
小篆文昭陽亭曰鳥外天將盡吟邊恨未休山多從  
北轉江自向西流雁下汀洲遠舟回古岸幽何時拋

世網乘輿此重遊 山行詩曰兒捕蜻蜓翁補籬小

溪春水浴鷓鴣青山新處故僧遠橫擔烏藤一個枝  
俱脫去塵臼和平澹雅彼織靡雕琢者當讓一頭也

許筠云悅卿詩文俱迥邁以其遊戲不用意得之故  
強弩之末每雜蔓話張打油可厭也

金思齋去梅月堂平生心懷世人未窺說詩集好使  
薇蕨字亦不知意義所在余以家病避寓山寺見老  
衲年過七十與之語頗聞玄理問兩師受則少時以  
沙彌逮事五歲即靈岸也仍曰五歲著述傳世者僅百中  
之一二問其由曰老僧以待奉陪靈峯中興寺寂父

每值雨後山水添流折作片紙百餘段令具筆硯隨  
後山沿流而下必擇湍急處而坐沉吟作詩或絕或  
律或五言古風書于紙放流見遠去且書且放或至  
終夕紙盡乃還有時一日所述幾至百餘首云此亦  
其意難窺

金華崖贈清寒子詩云舍儒故墨是何心此道元非  
物外尋欲識兩門端酌意請看論語細參尋清寒子依  
韻荅曰歧路雖殊只養心養心不必漫他尋但於事  
上渾無得糟粕何須歷人尋絕句之連押一字非古  
也以今觀之清寒子遇感慨之事遂染緇為僧放浪

山水潔身亂倫蓋非志也豈非過之乎

清寒子入水落山修道鍊形見儒生則言必稱孔孟  
口不道佛法辛丑年間食肉長髮為文以祭其父祖  
略曰愚駘小子嗣續本支少沉滯於異端嗟嗚憤而  
未講將修道可以薦拔悟說莫如輪回杜歲日循  
末路方悟又曰如贖舊愆倘納堪輿之兩際庶將面  
目得拜祖宗於九原云

自己丑以後睹世將衰不  
為人間事為棄人於閻闔  
日與人爭訟於掌隸院○時有富家翁以白段子作  
袈裟施之全著入京都溝水中轉身數十遍竟脫而  
棄之○光廟幸圓覺寺設水陸齋金以神僧被名衣  
百結之初懷青魚一細進見之時微露其魚光廟  
以為狂僧黜之

古人書帖有梅月堂所書曰 成化乙巳偶遊春城  
之西與蔡芝軒臨小溪布荆沙磧之上軟語不已僕  
髻斲騰批名十三獵經史粗竟偶值在葦鳥兔推遷壯  
十九學孫吳兵法自謂將試霜鏑荏苒烏兔推遷壯  
志向末路將銷磨矣正韓愈所謂屠龍費千金為志  
亦云抗矣吾與芝軒眇然有此形軀與兩問參是何  
物耶夫物者原其自必有理二者何飛潛動息各有  
所以為理我與芝軒亦各有所以為理窮其毫纖巨  
細無不包括于一未知天壤之間復有何物共此大  
者乎樂之不足為之歎曰范之宇宙大無極我與先

生同此宅日月星辰繫于上川林岬藪夾于側伏羲  
未畫六十四爻易推遷經幾曆山高海深地濶天長  
其樂如何玉壺缺如意折共呵口臨流不盡春風和  
是日東峰莊敬悅卿書下有一行書余規悅卿語不

覺令我自得始信悅卿大悟也拙翁題

出東平漫錄

世傳梅月堂之生泮宮人皆夢孔子生于泮宮里金  
日省家諸生皆謁孔子于其家翌日問其家則悅卿  
生為洪裕孫奈悅卿文所謂嗟惟公之生世造五歲  
而名恢舉世為之譁駭云仲尼之復生者指此也日  
省乃悅卿之父名也家在泮村故悅卿詩所謂泮宮

東北是親隣者是也

金宗瑞

字 号 郎 齋 與 皇 甫 仁 鄭 萃 並 相 時 人 稱 為 大 序 體 矮 多 智 達 設 六 鎮 拜 左 相 癸 酉 為 官 奴 所 殺

煙村雀德之之南歸也詎齋贈以古詩曰吾子少宦  
情中歲退田園喜見木奴長尤悅松菊存南方苦炎  
熱構樓臨效原翼之軒霞表灑氣相吐吞縱橫隴畝  
廣掩映桑麻繁自可供俯育貨利非所論彼我不義  
富於我如浮雲但當率天性滌慮澄本源不知老將  
至樂以窮朝昏盛朝亦俊彥徵書出天闕翰墨榮雖  
重猶且厭塵喧余亦慕高爽意欲啟衡門君故倘先

我邀我開酒樽人生餘幾日相與醉醺人正統間大  
成鄭坤作讚崔公曰天將粹氣篤生賢德業才華一  
已全孝盡庭闈人仰若信敦鄉黨眾顯然九旬仁壽  
鬼口峻四子文章步口連兩石奇形神默定徒知餘  
慶歲垂千梅竹軒安平大君次日四子承家易色賢  
老年三樂正獲全掛冠不下陶弘景得句還如孟浩  
然虛白堂中常宴息軟紅塵裡肯留連先生早世賦  
啟去不見潮州路八千雍齋安崇信次日先生事業  
冠群賢忠孝當時儘兩全竇氏椿齡堪樂只謝家蘭  
馥亦依然啟來自擬陶元亮高為人言魯仲連身退

名成終始具端知今聞播秋千節齋次日啟卧竹林  
希七賢更將樽酒得天全行吟秋水月長照遊賞春  
山花欲然一獲朱輪光未絕數枝丹桂影相連囂然  
不喜三刀夢笑殺南柯祿二千

崔德之

号烟村迺叟 太宗五年登第入翰苑歷  
王堂嘗以南原府使退居灵岩永保材扁  
其樓曰存養享年七十二文宗元年  
即拜藝文提學明年告老故完山人

公詩曰紅白群芳滿院香采麻菽麥亦登場誰知邈  
世狂痴客寢食隨緣覺日長兩暘時若稻花香擊壤  
歌群慶一場斗米三錢開壽域端知 聖業與天長  
正統丙寅慎幾以觀察使過此題存養樓曰榴花風

擺送清香詩酒高談笑一場左右松篁飾月影縱橫  
阡陌小溪長茂松尹自豎詩云樓下方塘想藕香眼  
前南畝憶秋塲早從翰苑同趨禁今賦啟歎興更長  
羅牧崔孝孫詩云完山崔子繼心香人道當年擅講  
塲欲識尋常存養处灵培湛人道源長直提崔興孝  
詩云為訪君家美酒香殷勤繫馬草盈塲僕夫慎莫  
催征轡同仕承文古道長

癸丑春府尹李公將過故烟村餞于月塘樓上呼兒  
妓兩人執紙立書云月塘柳色兩餘新秩々初筵餞  
大賓願入歧陽朝罷後湖南須記一閑人



公致仕南畝也。籍紳傾都出餞，成三問詩曰：畝田非  
隱計，出處政如斯。漢主思疏廣，唐朝重孔戣。江山應  
有喜，魚鳥亦相知。終始能全義，如公我所師。韓山李  
塏詩曰：進退從容只適情，肯徼榮利肯徼名。蒼顏白  
髮閑身世，遠屋山青水更清。又去意翩然不可禁，先  
生高義起人欽。百壺江山如繩酒，盡是斯文惜別心。  
丹溪河籍地詩曰：丈夫出處古來難，喜覩先生早掛  
冠。疏傳乞骸知止足，樂天知命愛清閑。十年魚鳥親  
如舊，三迳兒童候已歡。從此不慚林下見，況今清譽  
滿朝端。始寧柳誠源作有美辭送之曰：有美人兮欲

何之，歲將闌兮霜雪飛。山重水復兮路逢，白駒翩  
翩兮不可維。我思古人兮爵祿誰辭，我觀今人兮爭  
利與名。偃蹇兮古今，惟有先生蒼眉脩髮兮冰玉其  
情。一朝棄官兮屣脫靈輜，王曰爾賢兮士惜其去。  
湖之南兮足逸豫，泉之甘兮土又肥。超逍遙兮樂無  
期，欲徃從之兮紅塵深愛莫留兮。矢以音遲，川雀鳴  
吾願其下曰：大臣可是公知己，卷裡分明各贈詩。畢  
竟行藏較誰勝，至今樓影照荷池。樓即烟村所等  
存養樓也

世祖大王

世祖春日偶書一句于柱上曰：綠蘿剪作三春柳，紅

錦裁成二月花翌日見有一句足其下曰若使王孫  
爭比色春光不到野人家 上問左右皆不知有一  
門卒伏地曰死罪臣所書也 上命官之出五山  
說林  
世祖聖性恭儉嘗入內殿見 御紺色木綿帔裘穿  
青帛鞋笠纓用純木携竹杖雖唐文潯濯亦不如是  
其儉素也

天使金湜善詩尤長於律筆法臻妙函竹入神以一  
簇呈于 上上令函士移描加彩又令文士作詩言  
換骨奪胎之意請宴之日掛諸壁間 天使初見不  
識熟視大笑曰此 大王顛倒豪傑處也即題詩曰

新試東藩雲苧袍夜深騎鶴過江皋玉簫拜透青天  
月吹落丹山白鳳毛 臣申叔舟詩曰天上儒仙蜀  
纈袍筆端清興寄林臯青丘正值千齡運玉葉瓊枝  
化翠毛 金守温詩云十載春風染舊袍貞姿會見  
雲霜鼻誰教白質還青骨變化中山一穎毛 徐居  
正詩云此君奇節可同袍玉立亭中百丈臯龍騰變  
化應多術一夜風雷換骨毛  
上幸後苑命四五儒臣射雉宋中樞處寬一發中鵠  
雀窳城恒低拜曰億則中一以貫諸君目笑是日風  
寒以大觥二巡忽驟雨有小宦徹饌盤金月城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諸君亦笑更命諸宰相  
于賓廳以醉為度申高灵曰今日文談亦立起余遂  
唱曰雲上於天需讌樂雀亭城日月非于畢雅瀆沈  
上御仁政殿朝參後有一絕曰瓊珮丁當響玉墀群  
臣洛洛早朝時子房在右長卿左一代奇才感若斯  
盖世祖常以權孽謂吾之子房子房必是權公而  
時四佳久在文衡長卿疑指四佳也  
上嘗御後苑觀射御製詩曰欲小欲可滿事簡事  
可成敬天天可保勤民乃寧小藝莫致慮小政宜  
致精贊成權孽和進曰木從繩則正玉不琢不成稟

乎取朽索本固邦其寧宵旰更憂懃愚臣當竭精

世傳光廟幸金剛山回至斷髮嶺欽祝髮群臣諫

止之朴淳詩曰薜蘿通御氣禽鳥識龍章俗語空多

誤東巡是省方南秋江遊金剛山每曰晨太祖東征

世祖事蓋僧徒附會為說耳上曰表魁駉射御絕  
人年十六隨世宗講武于王方山一日朝射鹿獐  
數十風拂毛血表衣盡赤老武李永奇等見而垂淚  
曰復見太祖神武文宗嘗書其弓曰鐵石其弓  
霹靂艾矢吾見其張  
未見艾弛

韓明澮字子濟清州人贊先廟靖難三為領相  
四首麟閣章順恭惠兩王妃皆艾女也

謚文成

公嘗讀書於山寺一日冒夜行深谷中有席擁護而

行公語曰遠來相送足見厚意帝為俯首跪伏之狀  
天乃明始去靈通寺老僧嘗謂公曰公頭上夾二有  
先此貴徵也

松都屬官多貴家子弟於令鄣置酒於滿月台約曰  
吾儕皆洛下人勝會難再今修一楔冰為他日會面  
之地可乎韓公年四十餘以景德宮直預為座中之  
言雖不及於公而公曰吾亦願忝座客竊笑翌年為  
佐俞元勳功名赤然而當時結契之輩皆低回舊秩  
而已世之挾勢傲物者時人目為松都契負聞者捧  
腹 上黨構亭漢江名曰狎鷗欲以定策擬韓忠獻

而得恬退之名將辭老江湖為言而願憲爵祿不能  
去亦詩記之朝廷文士爭相和韵累數百篇判事崔  
敬止詩為第一其詞曰三接殷勤罷渥優有亭無計  
得來遊胸中倘使機心靜宦海前頭可押鷗上黨惡  
不列懸板後有布衣李尹宗者過憇亭上有長篇大  
作其末韵曰有亭不啟去人間真沐猴李詩太露不  
若崔詩之澁蓄

李淑琦

延安人武藝絕人無能文章一日赴謁  
聖科文居副而武居魁自願為庠榜之首

於英廟朝屢立功封  
延安君官版圖上卿

徐四佳將詣

闕撰

教文屬偶不得要公足語公

時自揔府脫直而出於馬上即號以報四佳擊節歎服

佔畢齋送永安道觀察使延安君李淑琦詩曰並海

提封控兩隅和寧曾是國陪都北門鎖鑰公材重一

路權惟物論穿刺使風謠建絕塞會者盤錯展雄圖

審余豹直銀炤下未向青門佩玉壺

佔俾素傲人有  
挽別之請小不

合意則未嘗製送公以武弁出按  
北塞佔齋親送別章時人榮之

李淑琦

另楊原官副今淑琦之弟早捷科  
又重試拔英試成京朝時人

予與山叟永叔同寓溫泉行宮之直廬時與西河高  
陽友陽諸相公往復酬唱以自遣依永叔間得八景

為顯索予先賦古體詩用為祀教張本信乎糠粃之

在前也靈泉瑞液詩曰火龍窟宅深池底摩開泉眼

迸清泚暖溜灵腋快醫人頓令沉疴自去醉三殿下

浴調散宣揮弄柔滑蒸非烟一澡洗罷添壽籌王母

寄書青鳥傳神井勒石云世廟當年此臨幸行殿

庭心湧神井從臣才藝真第一頌德雄詞信手騁可

堪石刻今刊缺北載光陰驚一瞥慈聖心惻念重新

沉傳更憑太史筆全州梅月亭詩云梅影挂魄兩清

新笑占高亭作主人湖畔舊聞林換骨屋樑今見李

傳神世寒始得香分塢秋至方應歎滿輪牆角竹君

亦蕭洒曰風寄語欲相親黃潤駕寓樓詩云地古雲  
猶在樓空寓不留登臨生浩歎徙倚俯長流山遠  
天目城高是石頭雲窗風竹響如助客清遊錦山東  
軒韵路轉羊腸去山從馬首來咨詠空自負依抱  
誰開秋晚飄紅葉地荒長紫苔郡齋真絕境觸眼  
詩材寄鍾城逐客韵云清時遠逐問誰曰杳口天涯  
著此身衣綻尚餘慈母線腸回猶隔故園春夢驚邊  
鐸頻堆枕淡落胡笳易滿巾是处料君心事苦題詩  
寄與暗傷神

鄭蘭宗

字國馨廿四登世祖朝丙科重試拔英  
試登俊試官至東萊君知中樞謚翼忠

次監司別曹副正先生的赴召還京曰羣強已冠群  
綬藻又奇芬文武一身異曾傳萬口云昂寫出雞群  
猗蘭領芳芬百里非賢路王云吾亦去君謀可屈群  
大患足遺芬懸魚與留犢猶聽古人云期掃犬羊群  
聯君綺羅芬祖鞭先我著楊歧何足云馬鳴惜別群  
人去戀餘芬老班西塞去鄭重爾曹去

高得宗

官至中樞

庚戌春上講武于江原積山之駭見士卒之盛旌旗  
之華相與稱揚聖德不勝欣慶走筆以呈曰吾  
王蒐狩邁於前庭從春風氣浩然鼓角舞中軍令甫

旌旗點處將謀全千騎雲集園山野萬竈烟生萬曉  
天幸與壯元同察訪如茲勝事要人傳  
崔德之之投紱南啟也遁支沈慎詩云湖南啟卧客  
玉署老先生斗酒江頭路群英共側情商山金潤福  
詩云聖君徵逸士妙選異高標忽憶江湖與無心問  
市朝文康公李石亨詩云先生誰與友唯竹與松亭  
枉道祇從入山川眼具青高得宗詩云稻熟秋風餅  
餌香主人呼客醉千場山光野色供詩興忘却奔馳  
道路長又曰樓下荷花冉口香紅粧翠蓋暎詩場怡  
神養性深於道須信瀛溪一派長

朴孝元

贈人詩云一時人物數英豪入侍經帷譽更高文苑  
久專修鳳手武城新試割牛刀慈闈奉養三牲具闕  
路催啟五馬驕送子得無多小感向來哀咏匪莪蒿

權學字正卿 号所 困 堂 少年 落 魄 好 遊 文 宗 朝 連 科 三 試 佐 世 祖 官 至 左 相 吉 昌 府 院 君

公與上黨韓相明繪金海李公文烟遊西原妓一枝  
紅即公所情鍾銀指月金海意中人越數載公與金  
海重遊西原一枝紅已公矣金海述公意顯一絕云  
憶昔來遊戊午年一枝紅艷惱儒公今日重遊還有

感可憐孤塚隔寒烟又十九年金海以左承旨秉傳  
歷西原銀台月尚無瘡復雞斗酒來叙殷勤極歡而  
罷公時為相聞金海之言見徐四佳剛中詵不置又  
語及剛中少時事剛中少與西原妓鳳凰池相別于  
州北東峰驛樓下小池荷花盛開少年落魄不覓顛  
倒後七年重到西原奔月已兩年矣遂題一絕于驛  
樓云隴麥初胎梅已仁江南行客動傷神小塘依舊  
荷花淨不見當時勸酒人公笑曰西原本佳麗之地  
今金海馳傳入州規者攔街榮耀極矣吾與剛中雖  
到西原正如是之所恨欲如金海得耶

所開堂代清州妓謝水寄剛中詩去憶君時復展君  
衣別淚斑斑尚未晞剪破此衣還作綵欲連愁緒寄  
君飛

弱岭有大志博覽強記才名挺出儕輩然累屋場怡  
然自處徐四佳誦孟郊詩日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  
寬郊之落第憔悴困窮若無所容身者今子將無然  
乎公笑曰得不得寧非命耶余知其為大咒孽年三  
十五以白衣擢壯元四十六入相為一代元勳

張弘靖三世秉白楊巨原有詩曰伊陝無聞祖章賢  
不到孫時以為善今吉川君盼之先祖陽村近發成  
疑故政學三世貴頭故余嘗次其壁上韻曰一時富  
貴公侯伯三世文衡祖子孫亦記實也胎窟王后

芝峰唐



之喪赴山陵大江漲舟楫不通不得已安梓官於  
樂天亭領相河演茅訟向方不能決促台公問之公  
引記曰在殯南首人子不死其親之義也  
首之迷之故也是亦殯宮宜當南首全宗瑞常以文  
章經滄自許及聞公訟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兩猶  
不止設改卜日公狎曰兩不克葬春秋譏其春秋無  
備從今無渡仗俄而  
兩霽遂及吉日已

公於鄉會殿三試皆居魁金秀先於鄉會殿三試皆  
居末時人笑曰三場壯元天下多有三場居尾天下  
必無

鄭獬

字伯睢号李易齊河東人文再魁四為功  
臣金岸瑞死即拜左相謚文成久史文衡

享年八  
十三

倪侍講謙奉使到國鄭獬趾為館伴一日皓月當空

侍講與公露坐庭中仰視問日月在何星之次日正  
在東井之分侍講歎賞不已曰論天象遂及道學無  
不響應定為神交是日辭出侍講曰奈如夜深何公  
曰可怕李金吾侍講曰真逢王玉汝笑曰天下無不  
對信哉

崔德之之南行也雍齋安崇信詩玄幽栖何處笑談  
香存養樓名動一方故沛清休追廣德祖亭高躡憶  
疏郎登臨望北馳心功酌酌南遊引興長尋訪他年  
期打話可能雜繫白鷗塲達城徐居正詩白頭奔走  
利名間舉世怕口自強顏報得主恩何日是故園吾

亦有青山校理李承召詩翻然來又浩然歸莫把行  
莊較是非垂老飽叅塵世味不如春雨故園薇公詩  
去濁世休官未足奇清時投紱有誰知青山綠水如  
欺我今日慚題送子詩

朴元亨

字之衢 號晚節 堂竹山人 佐翼 功臣 世祖朝拜至政 證文憲

公三為遠接使以風裁見稱其子安性於公生日獻  
壽公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  
家舊物惟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詩有勉警飭之  
意可為教子弟之法也高麗崔冲有二子常戎之日 士以勢進鮮克有終吾幸以 文行顯誓以清慎終乃作訓子孫文傳之中葉不謹 失其本有二詩其一曰家世無長物唯傳至室藏文

章為錦繡德行是珪璋令日相分付他年莫敢忘好 支廊廟用世人蓋興昌又日清儉銘諸已文章繡一身

申叔舟

字廷翁 號保閑 堂四為 功臣 丁丑 拜領相 謚文忠 高靈人 樞之子

以元帥北征深入虜境虜乘夜來攻營中喧呼叔舟  
堅卧不動召幕僚口占云虜中霜落塞垣寒鐵騎縱  
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士  
見其安閑賴以不撓云人謂叔舟非能不動其所為  
出於矯情鎮物乃其動處也

公為體察使初辭陛上引至便殿因指墻底種瓢  
曰可及子否公啓曰不感而鄙晚臣意以為未及結  
京偶結一子剖而為杯御書詩一章于盃心云卿

雖笑我我瓢既成剖而為杯以示至情 命大臣宣  
醞往慰仍命陶工像瓢形造瓷杯書御詩常於內殿  
曲宴用之

尹茂松即公之妻兄也一時拜相常於同年之會公  
占詩云青眼故人俱白髮茂松遽曰黑頭賢相只丹  
心槩公方愛古阜妓只丹心故語及之公歎服屈膝  
曰我不如兄之精敏也 尹公字子雲 謚文憲公

金守溫

謚文 湖堂登重試拔英試登俊試官至領中樞

永山府 院君

垂崖少時每從人借書丹抽取一張藏諸袖而誦之

誦已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申文忠有受賜古  
文選愛之不雅手公往借之既踰月到其家則瓦瓦  
塗壁烟薰莫辨文忠問其由則曰吾嘗卧而誦之永  
順公謂公曰吾有謝息事可製表惠之公許諾遂索  
紙口號令伎士書之一刻而就懸到精切公每布書  
籍於床席其上而寢之

光陵使垂崖赴京尋得梵字不傳東方者垂崖入大  
明投甘露寺住持中華之名釋聞垂崖東國大儒預  
設倚卓為置筆硯鵝溪紙其上垂崖入門壁有墨梅  
即染筆題柱上曰曹溪黃梅有露墨梅若以色見不

是盤若住持下庭叩頭待以大牢具酒肉甚備

天使陳鑑作喜晴賦 世廟難其人命公曰汝試為

之公退私宅獨卧廳事凝神不動締思數日方起令

人執筆書進文瀾沛然辭意貫屬韵若天成 世廟

讀之喜命宦寧城恒潤色寧城改亂數句公笑曰安有持刻畫

無鹽之餘為西子補粧者耶天使見之大加稱賞而

指点改下處曰非本人手改自是公之名大播中朝

公入覲 帝庭翰林院帶牙牌學士環立賞見曰此

金喜晴也

許筠詩話曰垂崖詩豪放如柴門不整臨溪崖山雨

朝仁者水生窓虛僧結衲塔靜客題詩等句殊閑遠

有致 擘齋叢話云金文平文章雄渾泛駕縱橫專

做司馬子長之軌舉世無與支吾而其詩亦豪健深

得骨髓然性不拘檢押韵不正故皆謂詩不如文其

宗詩文兩贍也其擊瓮圖詩云瓮中天地忽開豁山

川品物同昭蘓龍宮東軒詩痛飲百杯樓上卧捲簾

南北是青山皆得意外之趣非人所及也

又云皇華陳翰林之遊楊花渡賦詩云有怡字次其

韵者皆艱澹公遂占曰江深画舸唯須泛山遠晴雲

自可怡陳公曰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云真得其

趣也祈郎中遊漢江詩口有眠字文士皆起公獨艱  
苦沉吟良久未就竟占一句云江口日斜人自集渡  
頭風靜鶯絲眠旁人告曰人自集鶯絲眠恐非對格  
公遽曰君可改之曰改絲為閑何如公曰甚當我近  
來詩思枯涸此是不鍼灸之患人皆笑徐居正有詩  
曰爭崖高調倒蒙莊載筆何須數子長灑墨文詞追  
典誥鏗錡詩律中宮商閑抽龍箴三千軸靜寫鵝經  
一兩章同榻故人空短拙欲尋墜緒奈茲亡

李瓊全

字玉汝全州人  
朝登第官至大司憲

世祖

送人詩雅絃不堪聽絃折無和舞離觴不可醉觴盡

淚還零停杯且勿彈與君相一決丈夫識輕重悲歡  
不在別高堂在萬里昭惆柔榆晚調膳子所耽未嘗  
忘一飯棄官宣養志去住難自漸留家奉晨昏南望  
眼長寒除書昨日下午奉檄喜見顏君故勉為官忠孝  
非兩端

魚世謙

字子蓋庚甲之孫  
世祖朝登第選湖堂  
典文衡官至左相咸從府院君謚文貞

成廟嘗於政事日命饋吏兵曹堂上六承旨兩儀  
賓于昌慶宮大門內酒數行月山大君自內擊出銀  
瓶五四大一小兩面皆金縷御製以賜大君者也  
而香醪皆滿大君屬在座者奉賡因觴之繼又內史

宣命云聞大君示予拙作于諸宰子甚慚焉詩雖不可規韻猶在也諸卿宜起進公和詩云外耀千金字內藏萬歲春奎章終漏洩斟酌已醺人

公嘗過臨溪驛題詩曰得句偶書牕紙破詩亦破好詩人必傳惡詩人必唾人傳破何傷人唾破亦可一笑騎馬去千載誰知我

成廟朝征建州斬賊魁及其他首級亦多遣公獻俘于京師至海州衛御史丁鑰作絕句求和公即次其韻曰百尺深池百尺城聖明千載際時清手中製得鯨鯢首不愧凌烟掛姓名丁跋云真宰相也

任西河元濬少擅才名景恭丙子與魚文貞公將赴會試約曰我長於表子長於賦吾兩人各製所長兩顯而易之不勞而俱二篇文貞許諾及入場日已夕文貞持賦稿與之而索其表西河曰吾今日思涸僅製一表賦則欲臨卷走筆耳文貞退而自製揭榜之日西河使其奴子識字者往觀曰第規榜頭便吾名奴還報曰主中第二西河大驚曰壯元為誰荅曰魚某也即馳訪文貞請見卷稿文貞辭以失落乃於座上寫而示之其賦稿中故落緊要四五句西河愕然曰如許賦而作壯元可怪文貞遂添寫四五句西河

三復曰真不及也還舍坐廁遽謂小奴曰魚某之賦  
果佳矣蓋西河之初約者欲以此給文貞而爭其壯  
元也於是脩葺知西河用心之謫也

李文順見象雞啄虫惡而斥之曰作詩曰朱仁公好  
啄虫予不忍視斥勿使通汝莫怨我為好生本自期  
我今退老散不卜朝天早晏豈要聞渠報曙拜貪眠  
尚欲避聰明自註去自三言至七言蓋法李太白三  
五七言之詩也魚文貞公咏菊詩菊仁凡松第竹把  
夕露承朝旭粲仁英仁芬仁郁仁霜葩耀晚金兩葉  
滋晨玉開三徑望南山湖一潭追甘谷甜芳自可制

顏冷隱逸還堪躋薄俗香魂不滅宛舊精神色相猶  
存本來面目烏帽落時茱萸插一枝白衣采處何嫌  
酌數斛物既貞潔其操自然而真人爭播咏於詩爰  
之誰酷自註去自一字至十字蓋又法文順詩而添  
其體格也

公以新來在承文院走筆戲作金自貞先生賀書于  
莊書閣下樑上其詞畧曰著作金公名曰自貞身雖  
在此心則西京西京謂何有效擅名寤寐思之誓願  
未成為遂其欲唯點馬行去凡新及第分館使讀  
公贊一過即令誦之若未誦則加罰為故潛傳寫以

誦遂為院中故事

辛丑冬上幸 光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 僧欲饋百官工曹判書魚世謙曰堂上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如况百官皆自膏飯不患無食 上曰任為不食公與諸諫官皆不食

成希顏

字愚翁昌寧人 中宗朝靖社功臣已巳拜領相諡忠定

公嘗夜對賜酒果公袖柑橘十數枚曰醉伏不省中官負出之不覺袖柑墮地而散明日 上下柑橘一盤于玉堂教曰昨日希顏袖橘意欲遺親故賜公鏤骨忘死倡靖國之舉以為報效地

公嘗隨燕山遊望遠亭令宰從賦詩公詩有聖心元不受清流之句燕山大怒以為譏已遂落職

成任

字重卿号安齋 世宗朝登第重試官吏曹判書諡文安

公三度為黃州宣慰使與安岳妓相別於龍泉館前潭水上其後又與州妓相別潭水上任西河濟亦以平壤宣慰使率妓來別於此有人作詞戲之曰川鳴咽而如泣方旭朝暎之淒涼日名潭白鳴咽灘徐四佳作詩戲曰皇恐灘前皇恐意喜懽山下喜懽情如何鳴咽龍泉水却似情人哭別拜又曰黃州館裡花滿闌前度劉郎三度來鳴咽灘拜何日歇朝 送別



哭如雷

世祖設內經廳聚朝士寫經公與諸學士常在禁中  
不得出外浪遊公戲作詩曰手執毛錐子辛勤過一  
春濛濛花影裡爛醉是何人

李廣城文章經濟之才俱贍常自稱國士少許可獨  
與公為刎頸交廣城為都承旨公為右承旨廣城愛一  
角妓蹤迹詭秘公尋知所往作詩云御罷啟來日欲  
低名花國士兩相携誰家巷裡藏車馬司醞東邊禮  
部西以詩付其壁廣城見之裂取藏袖裡自是尤以  
意氣相許及廣城遞任世祖問代君者誰人廣城

啓曰無如成某之賢公遂起拜都承旨

成侃

字和仲号真逸齋 曾山元年登第讀書過  
勞消瘦成疾三十而夭官修撰兄在弟侃俱

以文  
翰題

東詩無效古者獨成和仲擬顏陶鮑三詩深得其法  
諸小絕句得唐樂府體賴得此君殊免寥寂

其偶書一絕云白日青天萬里輝祥麟瑞鳳共乘時  
三更月落村墟黑留與狐狸假虎威佔畢齋批曰雖  
當清明之朝或有窈弄威福者詩意似有所指老人  
行云今年把鋤事耕耰石田碑確牛脫蹄牛脫蹄可  
奈何獨坐茫然心漸絕

集賢諸學士上巳日遊城南和仲亦與焉和仲新及第有文名故邀之也李士分韵為詩知仲得南字云鉛槧年來病不堪春風引興城南陽坡芳艸細如織正是春風三月三諸公閣筆不能賦和仲為博士與提學李伯高在鑿坡伯高口占聯句云玉堂春暖日初遲睡倚南窓養白癡啼鳥數群驚午夢杏花嬌笑入新詩和仲次云乳燕鳴鳩晝刻遲春寒太液柳如癡鑿坡睡罷無餘事時展畫箋寫小詩

伯高李搢之字也

和仲又與伯高遊蕩春始有妓數人亦有僧數人和仲占一句云有花有酒仍有山賓歡主歡僧亦歡不

辭酒後兩耳熱飛泉洒面令人寒伯高改以舞亡寒和仲有三子長曰世傑英敏能詩年十三而死嘗遊水車洞作詩云一溪流水青蛇迴林壑窈窕幽興多勸君今日不痛飲奈此爛熳山花何時稱神童世淳成任之子也號竹軒纓李推句而知作詩年十五而死山居詩云朝伴白雲去暮隨明月來見伐木詩云秋深雲山中樵人荷斧去伐木拜丁巳袒裼呼耶許有親戚將向嶺南來別日聞小童能詩請句即口誦曰臨送門前館柳條十岩萬壑路迢迢南鄉他日相思處蜀魄群中碧嶺高冬日雲消氣暖有文士數人

來見其大人邀童作詩即口占去冬至陽生土氣融  
喜晴鶩鶴上遑空靈消池館疑春日正是山南十月  
風

成覲

字聲叔号虛白任之第世祖朝登第選湖  
堂登重試拔英試典文衡官至禮曹判書謚

戴文

公少時行至典牲署南時微雨馬噴沫不能進忽覺  
煖氣射面如火醜不可堪見路上東谷有人著策笠  
長數十丈面如藍目如炬公自念若失心必墮彼計  
遂控馬縱目視之其人便回首騰空而去公曰信乎  
心定則怪不入也

公與同年元壽翁赴京壽翁曼植赤行至平壤適侍  
房之妓鼻亦植赤公作詩戲之曰箕都城裡朔風寒  
春色如何上曼端醉後一隻金橘爛樽前兩葉晚楓  
丹帳中光影偏相照客裡風情慘不歡我是直言吳  
可立為傳拜譽滿長安甌山有老宦吳可立若見行  
客昵妓之事在既於人故詩語及之

董侍講越來行到平壤張盛宴于風月樓虛白方為  
按察儀兒不揚董使以為土官視之不甚省及酣賦  
詩在座皆起虛白之作有紅雨滿庭桃已謝青錢点  
水藕初生等語董使改容曰此人何為作土官接伴

許忠貞琮荅曰我國重觀察揀朝右為之董使風月樓記云觀察內秀而文蓋以此也

申象村云四佳之後虛白極大古今重體無不住其

所著述之富諸公無與為比樂學執範情齋叢話素

榆備覽太平通載皆有所述一時推以為文府其中

素榆備覽六十餘卷皆記國朝故宗最閔世道而

說中見失無他刊本遂絕惜也此外有虛白堂集風

雅錄錦囊行迹浮休子談論

虛白與蔡壽遊松都以一馬或騎或步而騎者為主

步者為奴路遇留守故犯馬留守捉致馬前虛白請

以詩贖之留守呼韻虛白連呼三句曰春風正馬松

京路訪古行人意未開流水至今鳴澗谷浮雲依旧

鎖峰壘百年城郭夕陽外一代衣冠春夢問虛白願

蔡曰思已竭矣何不足成也蔡曰主遇強韻則必使

奴應之為奴者豈不悶哉曰成落句曰為問繁華何

處是殿堦無主野花斑留守大驚知其見欺迎之上

座與之款待飲酒唱酬同醉而罷

成世昌

字蕃仲号遊齋寒暄門人文戴公倪子也中宗朝登第選湖堂典文衡官在右相謚

莊文

乙巳之禍竄長洲聞李陰崖下世依慕不已顯詩曰

百疾千愁抱到身存亡感慨亦相回遙聞雲路多新  
華每見秋山葬故人無復舊交思道義敢期前席為  
敷陳雖存人世終何益泉路皆故昔日親  
遯齋獮蹄縣題咏云查窵通危棧依佈見敷家庭梧  
高過屋野麥晚生花快東天容窄溪回夜響多征人  
清不寐缺月入簾斜

洪正士俯與成右相世昌相親嘗於正月雲夕訪之  
就東園別室閉窓穩話夜半有琴韻出於庭際潛穴  
窺視之有老翁就梅花下掃雪而坐露白髮橫短琴  
清音響指殊甚奇絕成曰吾大人也俄知有客在堂

輒顛倒撒之以入後洪正每謂人曰方其月色如畫  
梅花盛開白髮飄然清微間發漂縹若真命下降不  
覺爽氣遍身慵齋可謂命風道骨云

南怡

怡少時遊街上見小溪祇裹小笥而去袂上坐著粉  
面女鬼人皆不見心怪之旋從其所往入於一宰相  
家俄而其家號哭問之則主家小娘子暴死怡曰我  
入見則可活其家不許久而後可怡入門粉鬼據娘  
胸而坐見怡即走娘子起坐怡出娘復死怡更入還  
生怡問小奚笥中何物曰红柿也娘子先取此柿而

食氣塞而倒怡具言所見以治邪之藥救之得生此  
即權擘之女也以此卜吉定婚云

芝峰云南怡詩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  
男兒二十未平國後世着稱大丈夫語意拔扈欠平  
穩底氣像難乎免矣

許琮

字京卿号尚友壺陽川人  
每文武身長十一尺二寸官至右相陽川府

院君諡  
忠貞

公年十二三時與同隊小兒上寺讀書一日夜半盜  
來盡偷諸兒衣鞋而去翌日諸兒恐怖皆散去公怖  
確然不動取筆書壁曰既棄我之衣兮豈吾鞋莫偷

既棄衣又偷鞋竊為盜先生不取也

弘治戊申董侍講越王給事故來須登 枉詔公以  
遠迎使候于義州兩使相矜持視人蔑如左右執事  
者少失尺寸則必詬怒曰我非爾國貂璫敢爾無禮  
耶蓋往時奉使者多我國入朝宦寺故有是言及見  
公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矍然相目曰壺口我若  
人有是嚴稜漸消左右雖或逆意皆不問每見公必  
留語從容相與討論經史或至夜分而罷一日王給  
事語及嘗奉使遊蜀公問入蜀有二路陸由褒斜水  
由荆門公由何路給事曰由江而入公又問聞江出

岷濫觴至夔東峽極險至夷陵始漫流信否曰舉江  
至某某地為某口水沿江上下襄樊荆鄂數千里間  
山川遠近戶口多寡以至今英雄豪傑並吞割據  
歷二縷數而使心服前執公手曰若非膏肓萬卷何  
能如此公問中朝典故雖宮禁隱密皆為公盡言略  
無所諱兩使還到江上依依不忍別至涕出曰望公  
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還朝噴口縉紳  
聞曰所不知者天上也人間則無復其後艾郎中璞  
奉使來為人傲狠遇卿相貴人皆睥睨不為禮然入  
境首問公起居及見公歛容屏氣送迎鞠躬甚禮重

之

及二使回到鴨綠江舟中公於座上索筆親作絕句  
曰青烟漠漠草堆堆正是江頭送別時默然相看無  
限意此生何處更追隨董使覽而悅之乃次韻曰重  
上蘭舟話別難相逢莫道更何時簷花細雨掩燈夜

兩地應知有夢隨

或云曹  
通代作

李陰崖跋尚友堂詩曰公沉潛考究多所自得貫穿  
諸史朱文公通鑑綱目更兩旬而畢其精勤俊敏多  
類是其為詩文類其德為不事雕琢而渾厚端慤自  
中群律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歟

崔應賢

字宝臣江陵人号晚翁泰判致雲之子

嘗出尹雞林有詩云塵間榮辱幾番春案牘堆邊白  
髮新半夜慣成林下計明朝又作未故人

朴槲譙

生負登武科為部持世祖朝人退居天安從北征有功不自言

庚辰北征中文忠公叔舟為上將一日會僚佐宴飲  
文忠令軍中曰稠人之中能作詩寫今日意者余擇  
為上客有別侍衛朴槲譙者即應拜曰十萬貔貅擁  
戍樓夜深邊月冷孤裘一羣長笛來何處吹盡征夫  
萬里愁文忠喜之擇為上客朴曰此得詩名

槲譙以軍官赴京有三月三日詩云三月三日天氣

新澗邊楊柳綠初勻踏青佳會家山事應向樽前憶  
遠人

顯興德培風軒曰屹立亭二萬仞峰峰頭高閣迥臨  
風地連蓬島三清界人在瀟湘八景中雲帶山腰橫  
縹緲水涵天影接空濛忽者遠浦放帆疾木道遙連  
漢水通武弁中有此作未易得也

退居天安有老將詩曰白馬嘶風繁柳條將軍無事

劍藏鞘國恩未報身先老夢踏關山雪未消

翰字去拜而作平拜

金宗直

字季显号佔畢翁善山人世祖朝登第

時禍及泉壤



公嶺南人也年十六應舉京師作白龍賦見屈金車  
崖守溫為大提學分與落榜試卷其中有佔俾齋落  
試之賦讀而竒之曰此真他日典文衡之手惜其高  
才見屈取其卷入啓 上竒之命除靈山訓導時漢  
江濟川亭柱上有題詩曰靈裡寒梅兩後山者時容  
易画時難早知不入時人眼寧把臙脂寫牡丹後垂  
崖遊濟川亭見其詩嘆曰此真前日白龍賦之手也  
他日代我文衡者非此人乎蹤跡尋問果佔俾之作  
也其文鑒如神

曹適菴云佔俾齋成化丙申乞郡得善山時公大病  
之後不便騎馬予陪侍舟行抵驪州繫纜以微服登  
清心樓者詩板有問之者使對以金生負之行既下  
日已曛黑投魔寺僧齋祝于三門外喝退雜人公  
遂不入還舟中賦詩二篇一贈住持僧一寄州半刺  
其詩云十年世事苦吟裡八月秋容亂樹間之句任  
西河見之曰此等語決非今人所能語過鳥嶺詩曰  
天嶺分符去峰頭凍映空會稽依印返澗底葉翻紅  
魏闕趨蹌遠高堂笑語融悠二十年內不做獲禽功  
一二聯用扇對法

公文竅透不高崔東臯最慢之其詩專出蘇黃四銓

古者之小者也荷谷嘗言鶴鳴清露下月出大魚跳  
何減盛唐乎如細雨僧縫衲寒江客棹舟甚閑澹有  
味斯言蓋得之

許筠詩話云公之神勒寺所作上方鍾動驪龍舞萬  
竅風生鐵鳳翔之句洪亮嚴重此真撐宇宙句也其  
宝泉灘即事曰桃花浪高幾尺許銀石沒頂不知處  
兩口鸕鷀失舊磯叩魚却入菰蒲去此最伉高東京  
樂府篇二皆古

公訪孫克謙林園詩曰十室卑湫地閑園數畝荒松  
為一柱規菊作百和香小砌蘭承露疎籬柿得霜主

人年八十燕座惜顏光此即村老園林詩

出魚叔  
權雜記

宿踏溪驛詩曰古榭惺颺荒林片月孤官胥來督  
傳郵婦泣供厨鼠竄殘二戶星馳急二符誰知燈影  
下危坐恨非夫此即殘驛詩

齊雲樓夙晴詩曰兩脚着二取次杖輕雷猶自殷高  
樓雲故洞穴簾旌暮風颭池塘枕簟秋莖葑香中蛙  
閣二鷺鶴影外稻油二憑欄更向頭流望千丈峰壘  
湧玉蚪此即械樓雨後登眺詩

靈後發古阜向興德詩曰一夜湖山銀界遙瀛州郭  
外馬蕭二村家竹盡頭搶地野樹禽多翅綴條沙浦

烟痕蒼海岫笠岩霞氣赤城標臘前已是饒三白想  
聽明年擊壤謠此即靈後行路詩皆即景如函並上  
公自記云行到踏溪驛夢見楚懷王遂作吊義帝文  
以悲之云云昔祖龍之弄牙角方四海之波殷為盭  
雖鱣鮪鯁曷自保方思網漏而營口時六國之遺  
祚方沉淪播越董媿夫編氓循紫陽之老筆方思墜  
螭以欽口門人金駟孫修史載之曰以寓忠憤云口  
甲子以亂逆追施極刑告宗廟蓋柳子先遊咸陽作  
詩懸板公守是邑曰何物子先敢爾撤去之子先聞  
而哂之至是起史褚以報之云

寒食村家詩云禁火之辰春事多芳菲點檢在農家  
鳩鳴穀口棗棠葉蝶飛款口蕪菁花帶樵壠上烏犍  
返桃菜籬邊口髻歌有田不去意五斗元亮笑人將  
奈何月課玉斗詩曰玉玦無功玉斗來鴻門鏡鼓正  
如雷誰知啞口重瞳笑不滿瞠口亞父唉怒氣凜涼  
那識宝伯鬲消落欲成灰當時不合為謀主臨死懼  
讓始乞骸又曰藍田宝氣燭鴻門玉帳謹拜動帟賁  
亞父撞來同瓦礫沛公擲去賭乾坤謀不省堪生  
瘦切業無成謾觸藩欲佐沐猴罔四海老年材智宜  
堪論

其田家詩曰種麥山田牛脫蹄故來絡締正悲啼夜  
深妻子談收穫殘月依仁梧樹西

蔚山西三十餘里有長峴其下有村景致勝絕公詩  
曰籬外紅蕸竹數科零二兩脚間飛花老翁荷鋤見  
騎犢子美詩中西庵家

丁子俊

字呂胤改呂久押海人  
世祖時登第官昭格署令

公首得長男時夢一老人命名曰昆以壽崑季以壽  
崗時次男月軒公未生也後為江西豐儲倉主簿直  
宿日復夢前老人來曰既以詩名盍以詩字兄曰不  
騫第曰不崩故月軒公昆弟名與字以之遺二子詩

曰百端紛紜夢幾場平生一夢最非常中有老翁依  
佈報長曰壽崑第壽岡直宿西江和睡月昔年老翁  
來何方字岡不崩崑不騫名前字後意無疆由來神  
人必生異趣是先灵俾壽昌

丁壽崑

字不騫壬辰登文科  
官至監察年三十五

公天性聰明容兒端正年甫十餘讀遍經書目所暫  
見終身不忘末年嘗夢著天妙衣至上清玉皇問其  
年紀曰年未四十可用可用在夢有詩一句曰五雲  
叢裡覲虛皇疾革自撰墓銘曰東方有士名丁壽崑  
天不與年命何足言今墓碣宗刻此銘

公嘗朝京過一館舍與館主語凡中國之山川遠近  
人物古今戶口多小之數無不瞭然如目見者館主  
大驚曰子是外國人而何能悉中國虛實如是莫是  
華人而匿名姓仕于外國否公笑曰非也適緣主不  
在偶閱方輿勝覽以是知之館主不信曰若然當為  
子試信取架上卷示公訖仍執覆之不差一字館主  
執公手服曰天下無此人矣病中改墓誌曰海東有  
一士名曰丁壽崑未終而逝

丁壽岡

字不崩号月軒成化甲午進士丁酉文科官至大司憲

公以七十叅耆英會首唱二律諸公各步韵以紀公

詩曰致仕仍官命自天優遊七老享遐年蘭亭稊會  
將誰記洛社耆英已盡傳北極應看星象動南朝莫  
說竹林賢但嫌如我叅其側白玉團丸一点玄又云  
萬壽杯中旨酒柔春風吹却鬢邊秋猩袍座客皆張  
仲玉齒歌兒盡莫愁青眼赤心仍醉發蒼顏白髮入  
函遊主人情意深於海莫厭殷勤更挽留鄭湖陰作  
七老稊會函咏曰七十之壽古稱稀七老之會今幸  
見太平氣象自有在千載風流獨能擅向來此樂非  
無人例是偷閑聊自遣宜如方在富貴中赫々功名  
聳紳弁

嘉靖丁亥二月初七日詩曰中風年老曠官臣乞謝  
微情達紫宸甘與枯楊同就死那知雨露更沾身是  
月二十八日公卒則此詩去易箆僅二十二日其絕  
筆乎燕城君金俊字子度號酒軒經歷李師準字君  
度號枕流堂與公結為三老之契交義深密擬之金  
蘭詩酒相娛以終晚景丁公作枕流堂賦日月軒子  
與酒軒枕流二子結為三老其喜洋洋共托意於物  
外其相酬之作曰何日更成三老會蒼波白鳥共清  
關可憐無限清江興翰與年二三老遊其奈燕城文  
曰曩與君度結為三老君度先亡唯我與子子今已

矣何所依倚公之交契如此而仙筭俱隕同薄八袞  
此亦斯世所稀有也

辛巳春月軒公長子玉卿偶得半幅紙大書月軒二  
字帖于壁上公曰以為辨酒軒送詩曰淡月高懸照  
太清如嫌自滿有虧盈主人心地應相似借此名軒  
寄此生

任元濟

字子深号西河四科文壯  
功臣靖國時見誅

西河嘗遭譴謫密陽府觀察使姓朴巡至府試其文  
章應之如響又欲試其強記乃取官妓籍無慮五十  
人命公一寓目後屏其籍使呼入之無一遺者而不

亂其次朴公歎服乃馳駟上言此人於東方不可多得雖有微罪終不可棄願速徵召 英廟即命召來詣闕之日 上在燕寢隔牕謂東宮曰古人有擊鉢催詩七步成詩者因以雲為題呼韻試此措大作詩公即應顯云駘蕩三春後悠揚萬里雲凌風千丈直映日五花文祥光凝玉殿瑞氣擁金門待得從龍日為霖佐 聖君 上即命以白衣叅集賢殿撰書局矣其後 英宗皇帝復位之日 世廟欲進賀表時崔寧城掌文柄撰進表文 上促召任元濟適聞出赴召稍遲 上命鞠之既至則傳曰召汝無時宜

投暇已命汝鞠矣賀復位表則宜即製進元濟謝死罪遑遽撰表而進有曰十八載垂衣之化久浹於蒸黎千萬年曆服之長復故于一德普天之下如日再中 上喜曰主文之作不可棄之於其表文可填此而用之攸司上讞 御批曰才高一國切可掩罪

德宗大王

天愼紀元秋八月 懿敬王薨逝 世祖傳旨于內需寺曰我子不幸天嗇其壽其令本司造寺厥後仁粹王妃出宮中供御之物撤旧初新 睿宗玄室亦密通一寺鍾鼓可以相聞金守温重初記曰 仁

粹王妃之為此者非徒為先王冥福而宗信三寶也  
所以敦母子之恩謹伉儷之義也悲憐感慕之意發  
於至情而然也鄭麟趾詩曰園陵甫亡綵雲遶梵  
刹崇二秀巖前金碧相輝朝旭射琅玕遺響遠風傳  
佛燈普照三千界國祚應延億萬年情猛頭陀陞法  
座敷陳妙義演真銓姜希孟次曰露盤高聳綵雲遶  
遙認園陵即寺前萬壑松楸佳氣擁上方鍾磬妙  
香傳趨朝鶴禁知何日襄事橋山已昔年大慶終然  
光室曆微臣稽首絕言銓崔恒詩月散珠林三界影  
西分金地十方寒緹山寫去空淒楚鼎水龍移更渺

漫徐居正次曰木魚有響朝岑靜石馬無群曉寢寒  
珠檀鶻啼春寂二鼎湖龍去月漫二盧思慎詩喬山  
佳氣鬱葱遶塔廟二園寢前望斷綵雲仙馭遠功  
成覺月佛燈傳成任次曰西望園陵若箇遶松楸隱  
暎寺門前山中雲氣朝二夜月下鍾群夜夜傳崔叔  
精以典祀官進敬陵題詩齋壁曰笙鶴朝天去不還  
城西十里即緹山烟霞暗鎖松杉路雲霧深藏帝豹  
闕此日蘋蘩明可薦當年弓劍杳難攀傷心杜宇群  
群暮淚洒春風点二斑成廟親幸見之深加歎賞  
曰此驟至大官



成宗大王

成庙鍾愛王子一人殊甚多有過僻之事烏府論之上命召城上所掌令某入 上使之前遂書唐詩一句而賜之曰世人共憐霜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登遐

成庙日三朝 三大妃殿日三御經筵而每引月山大君入內曲宴出則簡札酬唱無虛日有賜瓜詩曰新瓜初嚼水晶寒兄弟情親忍怖者其友愛天至想見文字間矣

曹仲謏聞瑣錄云有出官人箱篋收貯截紙札翰異

常有云幽亭瞰流水高榭俯滌溪驂騑嘶青州春在翠微間又云絕壁立千仞松風鳴未休凭欄無限意依約故山秋又曰問兄何事送羲娥遥想洋琴與渭歌又曰期會親戚聘招佳妓義雖君臣恩則兄弟云云見之者知為 成庙常時戲筆棄餘二絕句必顯画之詩餘皆與月山大君之簡藁也

金訢

字君節号願樂堂延安人成庙朝魁科選湖堂登重試官至工曹參議奉使日本不至

還而

涉海詩云獨揭孤蓬枕不安西風一夕晚潮寒海天秋色尋無处却向潘郎鬓上看

成廟寵獎儒林迥出常模一時文章魁傑之士彪形  
 玉署如梅溪三魁潘溪暨金訢尤被隆眷嘗所述作  
 隨月書進成化丙午直提學訢以命進獻其外曾祖  
 成概所書魏徵十漸疏無進劄子以寓規儆之意  
 上乃賜經御黑恭皮鞋且手札金牋以賜曰徵之此  
 言乃萬世之著龜也爾父勸汝以魏相自許爾又勸  
 汝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者也特陞  
 訢為工曹叅陞其父友臣為丹陽郡守君郎次賞花  
 釣魚應製韵曰上苑芳菲一夜開翠華初白日邊來  
 風飄漢帝橫汾樂春滿周王宴鎬盃戲藻錦鱗時出

沒轉枝黃鳥乍低回宸心正與民同樂恩許微蹤得  
 暫陪

洪貴達 字無善号泌居亭一日匡白亭 光廟朝  
 登第官至左叅贊久典文衡謚文匡燕山

朝被罪謫慶源卒于  
 謫所文章雅健典故

公家在南山下就高燥葺為亭縱橫數十扁每公退  
 則幅巾藜杖嘯咏其中若遺世者有罷政之後益不  
 喜人間事嘗有詩云山雨松風亦厭喧然而一時朋  
 舊慕仰風采輪蹄踏集公又驩然相對開樽放恣或  
 投壺賦詩終日善謔見者不知為黃閣之貴  
 成化丙申祁戶部奉詔而來與館伴徐文忠相唱酬

往復發彈略不相輸。祗欲以多窮之作登樓賦。亡慮  
六十餘韵。公代文忠步其韵。以呈。祗贊賞良久。附皇  
華集中。自是群華益振世。之求碑碣。與夫修剏沿革。  
欲得題識。以垂不朽者。皆走公門。為江原監司。時遊  
三日浦。序云。自古神仙不死。或變名易形。復遊於千  
載之後。而人不知者。永卽徒安。知今日不在座中耶。  
詩云。昔聞三日浦。今上四仙亭。水拍白銀盤。山圍蒼  
玉屏。天空彩雲濕。石老秋光清。仙人去已遠。古亭今  
無楹。當時遊戲處。雲外笙簧弄。千載復吾人。六字者  
猶明。風高永卽湖。月出安商汀。孤尊泊舟處。此固云。

蓬瀛瓜還過醴泉。吹客舍詩前村。烟暝已藏雅客舍。  
沉沉夜不譁。深樹月明啼杜宇。廣庭春盡落梨花。衰  
容對鏡年。亡換病眼。看書字。亡斜夢裡溪山。明日去  
門前流水是吾家。

謫慶源登城南樓作詩云。去國一身投絕域。高城五  
月上南樓。乾坤納亡存。雙眼尊俎喧。亡失百憂賈。生  
不用傷王傅子。厚何須恨柳州。底處江山非我有。古  
今人世本來浮。

金時習遊嶺東至襄陽府讀樓題罵曰。何物狗子作  
此詩。半每讀罵不絕。群讀至一篇曰。此漢稍可及見。

其名果公之作也

申象村云洪貴達非徒文章可重為人亦勝流也燕  
山忌殺之世傳金悅卿常譏之曰貴達為文章天下  
可笑事豈金之言出於戲耶若使悅卿生乎今之世  
則必不止一笑而已殆將捧腹絕倒而乃已也故事大提  
學適則必自舉其代徐四佳適人望皆屬於估畢齋  
四佳素猜估畢故私洪虛白代之物說詳然梅月堂  
之記亦  
以此也

金宏弼

字大猷 号寒暄 瑞興人 受業於估畢齋  
居方夙生負刑曹佐郎始倡性理之學

燕山甲子被禍贈頌政  
謚文敬配享文廟

人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

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估畢批去此乃作  
聖之根基曾齊後豈無其人

公有詩曰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孤寒煩君  
莫問生涯事數頃烟波數疊山詩咏性情性情之得  
其正則發以為詩者亦三百篇之流耳我東諸賢詩  
中如安文成夫子廟鄭圃隱証婦怨及金估畢濟川  
亭次韻詩曰吹花擘柳半江風檣影搖一背暮鴻一  
片鄉心空倚柱白雲飛度酒缸中金寒暄路傍松詩  
曰一老蒼髯任路塵勞一迎送往來賓歲寒與汝同  
心事經過人中見幾人此皆得性情之正者也

佔畢齋為吏曹叅判亦無建明事大猷上詩曰道在  
冬裘夏飲冰霽行潦止豈全能蘭如後俗終當奕誰  
信牛耕馬可乘先生和韻曰分外官照到伐木巨君  
救俗我何能從教後輩嘲迂拙勢利區人不足乘蓋  
惡之也自是貳於畢齋

鄭汝昌

字伯昂一蠹河東人華使張寧見而異之  
作說以名之性端沉靜不喜交遊狎與  
寒暄先生同遊於佔畢齋門下潛心性理  
之學著葦以理學推之我成廟庚戌登  
第薦補檢閱出拜安陰縣監戊午禍起謫  
鍾城卒于謫所我中廟命贈右叢政令  
邑守春秋親祭其廟後  
謚文獻配享文廟

先生律身甚嚴終日端坐雖盛夏妻子未見肌肉外

為常談內則惺也少時居官與人寢鼾睡而不寐  
人不知也一宵見獲於崔鎮國館中喧傳以為鄭某  
叅禪不寐先生之謫北塞也初定庭燎夫每使臣入  
公館先生輒執炬火之役甚恭先生早年卜筭頭流  
山下以為終身之計成廟召為昭格署叅奉懇辭  
不允乃出平生不喜作詩只有一篇傳於世其詩曰  
風蒲獵口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看盡頭流山萬疊  
孤舟又下大江流肯中洒落無一点塵態蓋可想矣

花開縣名  
在晉州

玄默子詩評歷叙海東諸儒所作如徐花潭謝府官

見訪詩曰萬疊青山一  
年廬生涯數帙聖賢書時蒙  
佳客來相問為有林  
画不如趙龍門咏  
唄音詩曰口  
中枕唄應黃鍾魚樂  
純如震法宮無限人  
天皆省悟  
收拜方覓本來空成  
听松雜咏曰携筒自  
汲寒溪水  
煎却坡山一味參  
閑卧竹房無箇事  
山風時動倚床  
琴曹南冥贈别李學  
士詩曰送君江月千  
尋恨画筆  
何能画得深此面由  
今長别面此心長時  
未难心皆  
係於寒暄路傍松一  
蠹花開縣一篇之下  
而評之曰  
其性情之正發於詩  
者如是所得之淺深  
雖殊而性  
情之正則一也玄默  
子可謂起予者矣

